

年

卷

期

1

9

第

第

◎ 良 改 次 初 ◎

啟蒙畫報

空函定報○恕不奉覆

每月一期全年十二期

(册九第)

館報畫蒙啓西路廟道五京北所行發)

本報價例

每月一冊北京售四吊五百文○外埠大洋六角五分郵費在內○全年一分十二冊大洋七元八角不計閏○每冊購逾十本照八折算
預定全年十二冊先付價照七折○預定半年六冊先付價照七五折○代派處提二成酬勞
預定報費不再折扣

◎ 過期報另購 ◎

(廣告價目)

一頁	半頁
八圓	四圓

一行三十字起碼五角
常年告白另議

女學館廣告

敝報開辦以來蒙海內嘉許自慚學淺有負期望今籌墊經費另設女學報館改名女學報已於二月初一日出(第一年第一冊)改用洋裝並添畫圖每冊售洋壹角五分)定閱全年壹圓五角代派處照例提二成酬勞外埠郵費自理◎海內外同志撰有論說得記新聞欲登本報者請寄至上海四馬路華安里本館陳瓚芬手收不誤此白

啓蒙畫報第九册目錄

倫理學 喻言

燕 子 歌	禱 雨 祈 晴	兩 全 其 美	世 故 大 深	偏 持 一 面	利 心 太 重	不 如 勤 業	損 人 不 利	枵 腹 從 公	觀 友 知 人	得 步 進 步	袖 手 旁 觀	刻 薄 性 成	從 井 救 人	待 人 不 恕	乖 猴 欺 貓	善 於 保 身	好 爲 大 言	倚 富 傲 人	大 驚 小 怪	驢 愚 狐 智	不 作 妄 想	不 知 自 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輿地學

土 耳 其 <small>地勢</small>	土 耳 其 <small>地勢</small>	土 耳 其 <small>地勢</small>	土 耳 其 <small>地勢</small>	意 大 利 說	瑞 那 源 流	瑞 那 源 流	俄 國 地 勢	其 二	其 二	其 四	俄 大 鐵 路	美 洲 源 流	美 洲 源 流	美 源 流 上	坎 拿 大 <small>地勢</small>	二 島 說 略
土 耳 其 <small>時代</small>	希 臘 總 說	瑞 典 地 勢	其 二	俄 源 流 一	其 三	地 中 海 島	米 洲 總 說	美 國 地 勢	美 源 流 下	坎 拿 大 <small>地勢</small>	墨 西 哥 <small>地勢</small>					

本館設在北京五道廟路西

掌故學

濫 用 非 刑	原 情 減 等	好 察 邇 言	改 重 爲 輕	體 恤 下 情	寬 免 加 恩	登 堂 擊 鼓	西 林 賊 匪	科 場 舞 弊	諭 戒 孟 浪	鳳 凰 橋	不 可 泥 古	勝 敗 在 將	手 刺 僞 相	不 忠 不 孝	舉 人 進 書	千 古 冤 獄	明 正 典 刑	回 漢 仇 殺	禁 止 吸 煙	匿 名 揭 帖	飾 詞 規 避	披 閱 奏 章	臨 別 贈 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淺算學

二次再除	得數換法
分數	求法明理
縱橫顛倒	乘綫爲面
除法還原	一除再除
法實互用	除理
獨生數	除與減類
除法還原	縱橫面積
合除分除	笨法費事
再說除理	再明獨數
兩位除題	面積相同
上實下法	有圈無錯
命分	除法命分

格致學

人心六寸	記聲音一
三	三
回音有路	銅錢吹響
水有壓力	量光力器
筆管紙彈	英國影戲
鏡異鏡殊	旋球成圓
理奇而確	理奇而確
身學問答	二
收聲奇筩	吹瓶回響
氣有壓力	水力裂瓶
二	二
打彈證氣	鏡圖二式
圖式凹鏡	妙圖妙理
栩栩欲活	栩栩欲活

動物學

杜鵑	得樓干
食蜂鳥	喫糖鳥
淡黃唧啾	美麗唧啾
吸花漿鳥	尋常爬鳥
殼爬鳥	樹串兒
金冠串兒	硬毛鬍
黑雀兒	屠戶鳥
燕八哥	雙行燕 <small>八哥</small>
紅達拿絕	尋常扇鳥
海角土 <small>過拉</small>	綠啄木鳥
蛇皮鳥	裁縫鳥
林中孔雀	喇叭鵝鵲

◎海國軼事

奈端 三則

亞嘎雪士

克虜伯

◎雜俎

記藏書樓一

婦女分位

食人爲貴

◎加附小說

黑奴傳演義

第四回

第五回

第六回

第七回

掃羅門王 二則

惠靈敦

其二

記婚姻局

盜畏惡像

第四回至第七回

受壓力賣奴署券

失小奴販客生疑慮

候渡船店中小憩

遇夥友販客受制

斯提文孫

弗來特力

席地攫食

雪地冰天

持齋笑談

俾斯麥

哥倫布

西俗重跪

海外桃源

誦經答婢

覓生路救子留書

調劣馬慇僕設奇謀

避追騎冰上飛行

述逃狀慇僕誇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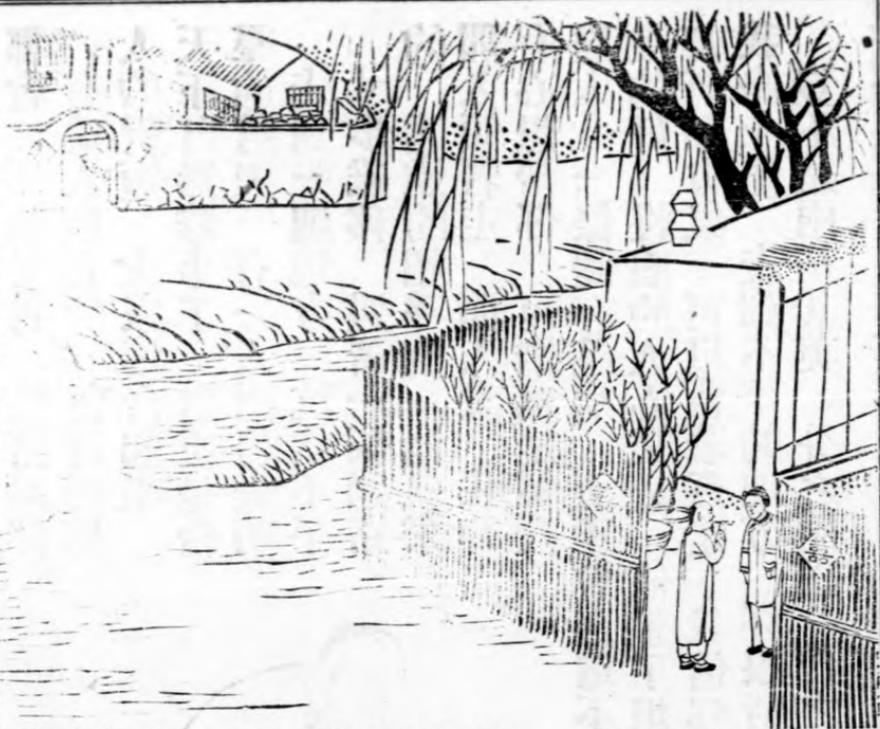


有一隻燕子 在田地裏飛翔
看見種地的農人 正在那
裏種麻 他就知道 麻這樣
東西 可以紡線 線可以織
網 網可以打鳥 實在於己
不便 不如趁早把麻子喫完
永無後患 但是燕子專喫
小蟲 不能喫麻子 因趕緊去
找鳥類的朋友 把自己的見
解說明 勸他們齊心努力
除此禍根 衆鳥聽了這話
都笑他憂慮太過 沒一個肯
去作這事的 過了幾天 麻
已生芽 燕子又去勸他們
說是這個禍根 大家都要受
害 並不是專爲我自己打算

何妨齊心努力 趕緊把麻芽拔盡 今天動起手來 還容易辦理 再
晚幾天 等他的根子深了 那可就拔不動了 衆鳥嫌他絮煩 也有
用好言回覆的 也有用冷語譏諷的 燕子一腔子熱血 反爲不美
大是掃興 因唱了幾段歌兒 寫出無窮的深思 就此與衆鳥絕交
永遠不住樹林中 忍辱含垢 依在人家房檐下

唱道

燕子歌	歌聲苦	一粒麻子何重輕	轉眼之間	織成網罟
燕子歌	歌聲哀	苦口勸人人不解	見機太早	同類疑猜
燕子歌	歌傷情	精衛銜石填大海	心志不一	孤掌難鳴
燕子歌	歌自慰	寄人檐下長子孫	棄我友朋	憂心如醉



替我們禱告著點兒罷

老翁歎了一

聲氣

說道

作天也真難

一位老翁 膝下兩個女兒 大
女嫁給種花的 小女嫁給燒盆
的 過門之後 老翁到兩家看
女兒 先到花園子裏去看大女
兒 問問他家裏光景 大女說
家裏很好 就是有一宗挂心
的事 幾天不落雨 我們心裏
就盼望 常常落雨 生意自然
好 你老人家放心罷 老翁欣
喜而歸 明天又到盆窰裏 來
看小女兒 亦問問他家裏光景
小女說 我們的營生很忙
作了許多盆坯子 還沒有入窰
燒呢 可是千萬別落雨 一見
陰天 我們就發愁 你老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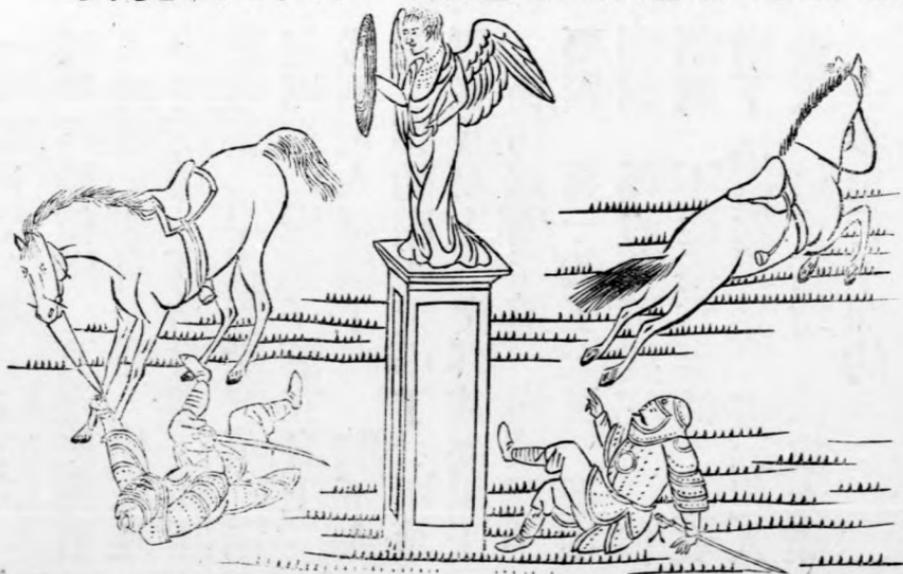
一個人的本事 萬不能樣樣
都會 你幫助我 我幫助你
有這人所長的 便可補那
人的所短 大家湊合起來
天下自無難事了 這便是合
羣的道理 有一人兩目失明
走到一塊地方 坑坎不平
寸步難移 遇著一個過路
的 遠遠的招呼他 他就求
那人領著走 那人說 我却
有心想帮你 可惜也是個殘
廢人 一條腿有毛病 更不會走這不平的路 這可怎麼好呢 常言
說的好 沒眼的人心最靈 他想了想 說這也不難 我雖失了明
却有點力氣 可以背著你走 我借你的眼 你借我的腿 請你伏在
我身上罷 走到不平的地方 你眼睛留點神就得了 如此湊合起來
豈不是兩全其美 分之兩損 合之兩益 凡事皆當作此想也





一個鄉下人 橫在樹底下
睡的香甜飽滿 耳邊忽聽有
人叫他 起身一看 原來是
他的街坊 街坊說道 你睡
在這裏 可不是玩的 萬一刮
起風來 樹葉子落在身上
豈不把人壓壞了嗎 鄉下人
說 你的膽子太小了 樹葉
壓在我身上 與你甚麼相干
街坊擺着手道 樹葉還不
要緊 萬一起了大風 把樹
刮倒 你的命可就完了 俗
語說 不能擔當事的 坐在
樹下 怕樹葉打著 古云杞人
憂天 這位街坊 世故太深
一步也行不開的

外國古時 有一種武職虛銜的人 常時披着堅甲 騎着馬與人戰鬪 專爲施顯武藝 有時也替人伸冤 如打抱不平一樣 一次有兩箇武員 各騎着馬 迎面而來 在一箇古人造像旁邊 停了馬 那造像手拿一盾 一面是銅作的 一面是鐵作的 兩武員迎面來時 每人只看見一面 却不知一面是銅 一面是鐵 內中一人說道 這銅盾作的狠好 那人說道 你看錯了 這實是鐵作的 兩人爭辯起來 漸至動怒 拔出利刃相鬪 後來兩人都戰得疲乏 跌下馬來 這面的跌在那面 那面的跌在這面 彼此抬頭 這纔看見兩面並不相同 可見與人爭辯 須先看明兩面 不可冒昧從事也



一家花園裏 種了一棵林檎樹（林檎比沙果略大）年代長久 樹雖
高大 可是不結果子了 不過生些綠葉 遮遮陰涼兒 有許多家雀
住在樹上 又有許多秋蟲 住在樹下 全都靠著這棵樹生活 園
主人嫌樹無用 有心把他砍了賣柴 手拿大斧 正在樹前端向 家
雀同秋蟲 一齊央求道 砍了樹 我們全都沒有住處了 這樹雖不



結果 綠葉成陰 您來此乘
乖涼 我們唱個歌兒 譜
個曲兒 聽到耳裏 豈不爽
快嗎 主人不肯答應 舉斧
就砍 砍了兩斧子 樹身裏
住的蜜蜂 轟然飛出 主人
見有蜜蜂住著 便捨不的砍
了 家雀秋蟲 自然是照常
棲住 然心裏並不感謝主人
恨他利心太重也

一個雕像的匠人 看著人家買財神像 自己埋怨自己 爲甚麼把財神送給人 因此下工夫 精緻精緻 雕刻了一個財神像 供在屋中 天天燒香磕頭 作那極傻的事情 反把正業荒廢 日見貧窮 一日氣忿忿的 手拿板斧 照著神像 就是一斧子 要把這像 改做別的像 好去買錢 正巧把神頭砍下 當初雕像的時候 竭力巴結 神肚子裏 裝了許多銀錢 此時忽然流出 大驚道 供奉了這些日子 毫無靈驗 砍了頭 倒顯出靈驗來了 真是不識抬舉 神頭在下說道 錢是你自己的 終日求福 不如一日勤業也





有一個狗 到馬圈裏遊玩 見
馬槽裏有許多乾草 他便將草
銜出 鋪到他窩裏 臥在草上
狠覺舒服 那兒曉得 這草
是喂兩匹馬的 他在窩裏舒服
正是兩馬辛苦工作的時候
等到天晚 兩馬喘吁吁的回來
肚裏正餓 身上又疲乏 要
想喫草 槽內空空 連一根草毛
也沒有 回頭看見狗臥在草上
心中大怒 走上前去要喫 狗
反對著馬亂叫 馬夫聽見 拿鞭
子趕著狗說 你自己既不能喫
草 爲甚麼能喫的來喫 還敢不
讓人家 有這橫不講理的嗎 損
人不利己的事 斷不可作也

一位武職官員 因為要出兵打仗 買了許多麩料 喂養他的馬 後來得勝回營 不再出兵 立刻就減了麩料 還要使那馬 拉車馱載 連餓帶勞 好好的一匹駿馬 給糟害的不如毛驢 過了些年 又要用兵 武員上馬出隊 走到半路 馬便臥倒 武員大怒 對馬罵道 你這畜生 怎麼如此無用 你若是一頭毛驢 我也不怪 馬開言道 從前打仗的時候 麩料充足 養成我的馬力 我便以馬力相報 立了功勞 反倒減了麩料 所喫的東西 不過一頭毛驢的口糧 以驢待我 我自然就變成驢了 遇著有才的人 要想叫他出力 不可不替他打算 枵腹從公 必致敗事也





一人因他自己的馬懶 想另買一匹好馬 馬販子牽了一匹馬來 滿口的誇讚 那人說 我可不敢輕信 你先借給我試試 然後再定價 販子答應將馬牽回 拴在自己馬棚裡 過了一夜 第二天清早起 走到棚裏一看 只見這匹新馬 同那懶馬 在一堆兒玩耍 兩馬的意見 甚是相投 買馬的人 趕緊把新馬牽出 退還了販子 販子怪道 昨天你沒有試 今天這麼早 就給拉回來了 你不試試 就不要了嗎 那人擺著手說 你不知道呀 我當他真是好的 敢則一見了我的懶馬 他們就那樣親熱 故此退還喜近小人的 必不是真君子 要知此人善惡 看看他的朋友 就明白了

亞拉伯地方 多沙漠 民人都住帳房

有一家養的駱駝 忽然開口 對他

主人言道 露天地裡很冷 請您打開

帳房 我把腦袋伸進去 暖和暖和

主人可憐他 就應許下了 伸進腦袋

又說道 我的脖子 覺著更冷 您再

讓點地方給我罷 無奈帳房裡很窄小

主人躲在嘎啦裡讓他 駱駝伸進身子

又想伸前腿 伸進前腿 又想伸後腿

得一步 進一步 把一個布帳房

塞的滿滿當當 主人無處容身 就埋

怨駱駝說 我是可憐你 你怎麼這樣

不知好歹 叫我躲在那裡去呢 駱駝

答道 我的身子大 你的身子小 小

的讓大的 你還不明白這個理嗎 得

了地步 立刻強橫 真是好人難作





一輛老牛車 拉著一車的重載 在
沙土地裏走 沙土地裏走牛車 遲
笨費力 可想而知 那隻老牛 累
得渾身流汗 哼喘哼喘 一個勁兒
往前拉 正走之間 忽聽車軸發聲
彷彿齧牙裂嘴的歎氣 牛老回轉
頭來 瞪圓了大眼 對著車軸言道
我不但拉著這車東西 並且連你
也拉著 累得我這等光景 知道是
我當作的事 不敢有一點埋怨的意
思 你是爲甚麼呀 無端的發這歎
聲 叫我實在不平 凡是受勞苦的
多能忍耐 認明自己的責任 原
不必向人發牢騷 袖手旁觀 反作
無益的歎聲 實在令人難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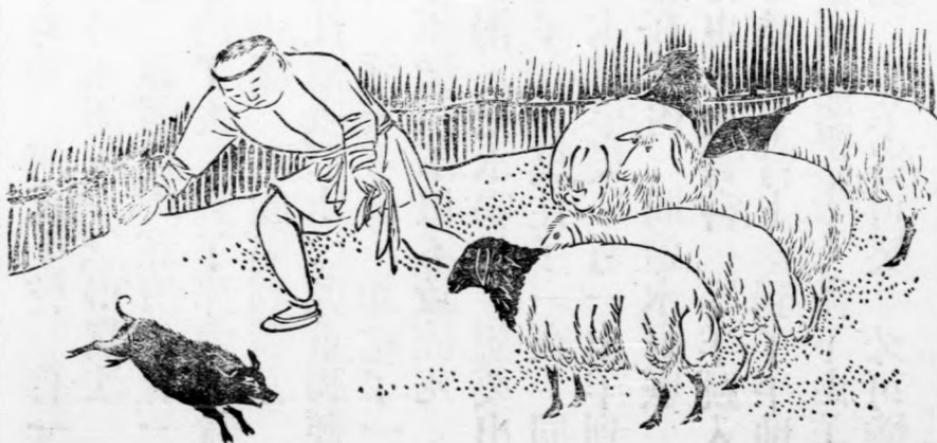
存心厚道的人 決不肯欺侮老實朋友 欺侮老實的 徒然顯得自己刻薄 現在的風俗 有一種刻薄少年 專愛欺侮老實人 學生們要想立品 斷斷不可沾染這習氣 請聽一段笑話 便知其錯 一隻老鴉 落在絛羊身上 用嘴鉗羊毛 絛羊求他道 我的爺 你可別鬧了 活著拔毛 這個鬧法 實在真難受 那邊來了一隻獵犬 你何不去同他鬧 老鴉說 獵犬很老實 若是惹惱了他 我可鬧不過 所以不喜歡同他鬧 你的性情最善靜 同你鬧鬧 我心裏極痛快 我不怕惹惱了你





在熱天大旱時候 河水全乾 有一
小狐 終日尋水不得 急得無法
後來他想起 靠着近處莊田 有一
舊井 他便跑了去 到了那處一看
水離井邊很深 不能喝到嘴裏
探着頭極力往前吸那水 頭重腳輕
跌入井內 雖未重傷 却吃了一
驚 幸是水不深 不但不致淹死
還可飲水解渴 把水喝足 想要出
來 却不能了 在裏住了一夜 同
囚牢一般 次日早晨 有一山羊到
井邊 見狐在井內 問這水好麼
說很好 你也下來嘗嘗 等羊跳入
井內 狐即登在羊背上 到了平地
對羊道了謝 他便走了 拋下山羊
囚死在井裏 這羊真可笑 又可憐

有個養羊的人家 專爲剪取羊毛 一羣羊 叫人擺弄慣了 每逢剪毛 都老老實實的 就著人受剪 一日羊圈裏 竄進來一口小豬兒 牧羊的看見小豬 找了一根繩子 上前捉拿 那小豬哀哀的啼叫 擠在羊羣裏藏躲 捉了半天 沒有捉住 羣羊大笑 對著小豬說 你這膽小的東西 主人時常捉拿我們 我們從不作聲 你看你這樣子 哭哭號號 這等膽小無能 還不走出去 也配擠在我們一堆嗎 小豬答道 哎喲 我的羊先生 你待人好不怨道 咱們的地位不同 我的用處又兩樣 主人捉你們 是要剪毛 他捉我 可是要喫肉啊





我已喫完了

人家爲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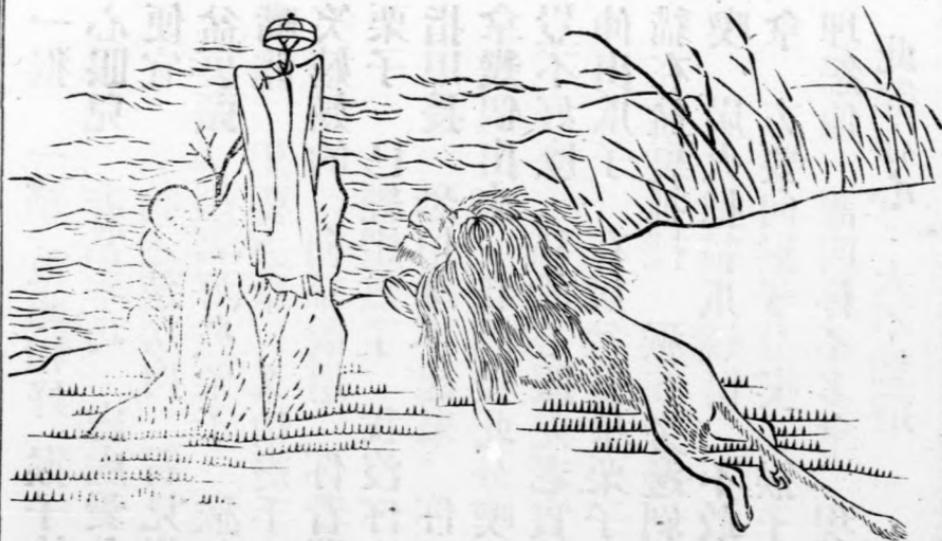
自己受用

此等存心

太不想道

一猴 一貓 彼此相好 猴子的
 心眼兒 非常乖巧 處處愛佔
 便宜 二物走進房內 看見炭
 盆裏頭 煨著好些栗子 猴子
 嘴饞 想要去拿 又怕燙手
 笑嘻嘻的 向貓說道 你看那
 栗子 已經煨熟了 我沒你的
 指甲長 恐怕拿不起來 你能
 拿幾個出來 我們彼此分喫
 豈不好麼 貓的心眼兒老實
 伸出爪子 在炭盆裏拿栗子
 貓在盆裏抓撓 猴在旁邊剝著
 喫 炭火把貓爪燒傷 不敢再
 拿 方要向猴子分喫 猴子反
 埋怨他 誰叫你不多拿 現在

人遇危難 最要有急智 一個行路
人 走在野地 聽見背後有聲 回
頭一看 原來是個獅子 在後跟來
人快走 獅亦快走 人慢走 獅
亦慢走 他想了想 這個獅子不
存好心 非生出妙計來 焉能逃走
面前有一座大石壁 下臨深潭
這人走到此地 便想出一個法子
要騙那獅子 自己先藏在石後 又
拾了一根樹枝 把他帽子挂上 衣
衫套上 作個假人形 高高的舉在
石壁上 獅子正在尋找人 看見衣
帽 不辨真假 恐怕他再跑了 便
猛力往前一撲 只聽撲騰一聲 卻
是四爪落空 掉在水潭裏去了





二人行路經過深林一人說道
你看地上有人熊爪印我們須
要小心一人說道我們何必害
怕遇著危險可以彼此相助
若論我的本事比人熊再利
害的東西也是不怕正在滿口
誇張談的得意忽聽野獸叫了
一聲嚇得魂不附體獨自爬上
樹去只顧自家却把朋友丟在
樹下幸而這人有主意立刻伏
在地下靜悄悄的裝死果然來
了一人熊細看了看以為是死
人回頭就走那人溜下樹來
搭訕著問道方纔我見人熊把
嘴對著你的耳仿佛說甚麼話
夾著這人答道他對我說有
已無人好說大話此等樣人
不可與他相交切記切記

有兩匹騾子 一匹馱著銀兩 一匹馱著糧食 同在一條路上走 馱銀兩的脖子下搖著鈴鐺 丁郎當郎的 自己覺著很美 身上又多貴重之物 有看不起那匹騾的意思 那匹騾馱著糧食 搭訕著跟在後面 慢慢的走 走了一程 忽然遇見強盜 強盜要搶奪銀兩 想連騾子牽去 因他不聽吆喝 舉刀亂砍 正在性命難保 那賊忽然捨了他 揚塵而跑 你們猜猜 這是甚麼緣故呢 原來馱糧的騾 怕這騾看不起 不好意思緊跟著 緩緩的慢走 這個當口 他也趕到了 強盜聽見後面的聲音 疑心有人來救 因此逃跑 依人富貴 便生驕傲 遇著了危險 還須人家相救 面目何存



有兩匹驢子 一匹馱著銀兩 一匹馱著糧食 同在一條路上走 馱銀兩的脖子下搖著鈴鐺 丁郎當郎的 自己覺著很美 身上又多貴重之物 有看不起那匹驢的意思 那匹驢馱著糧食 搭訕著跟在後面 慢慢的走走了一程 忽然遇見強盜 強盜要搶奪銀兩 想連驢子牽去 因他不聽吆喝 舉刀亂砍 正在性命難保 那賊忽然捨了他 揚塵而跑 你們猜猜 這是甚麼緣故呢 原來馱糧的驢 怕這驢看不起 不好意思緊跟著 緩緩的慢走 這個當口 他也趕到了 強盜聽見後面的聲音 疑心有人來救 因此逃跑 依人富貴 便生驕傲 遇著了危險 還須人家相救 面目何存





作大事體的人 絕不預先張
皇 沒有真本領 大驚小怪
作出事來 不值一笑 這
一路人 最爲可恥 有一段
笑話 說一座大山 忽然震
動 大家相猜 這大山裏面
必有出奇的東西 遠近都
來觀看 以爲必可大開眼界
了 震動許久的工夫 猛然
一聲 真是天崩地裂 招來
的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 一
齊上前 子細觀看 並沒有
甚麼稀奇 原來是個小耗作
怪 叫了一聲 就不見了
衆人大笑而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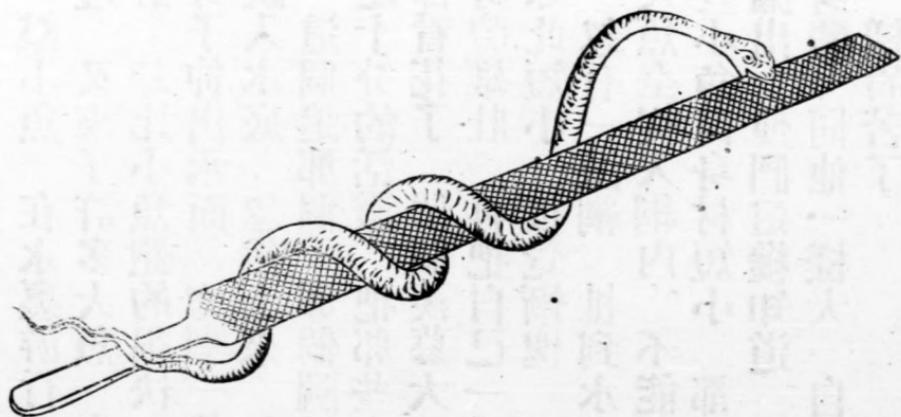
有獅子 狐狸 驢 三個
一同出去找喫的 回來 得
的東西很多 獅子就叫驢分
一分 驢就均分三份兒 放
在獅子狐狸的面前 獅子一
看 很不如意 一句話沒說
就把驢一撕兩半 獅子端
坐 又叫了狐狸來 吩咐他
分一分 狐狸就把那東西
仍歸到一塊兒 從中剔出一
點兒來 做爲自己分的 下
剎通通給獅子送過去 獅子
就立刻轉過臉來 說道 誰
教給你 這公道分東西的法
子 狐狸答道 我是從驢的
不幸上 纔知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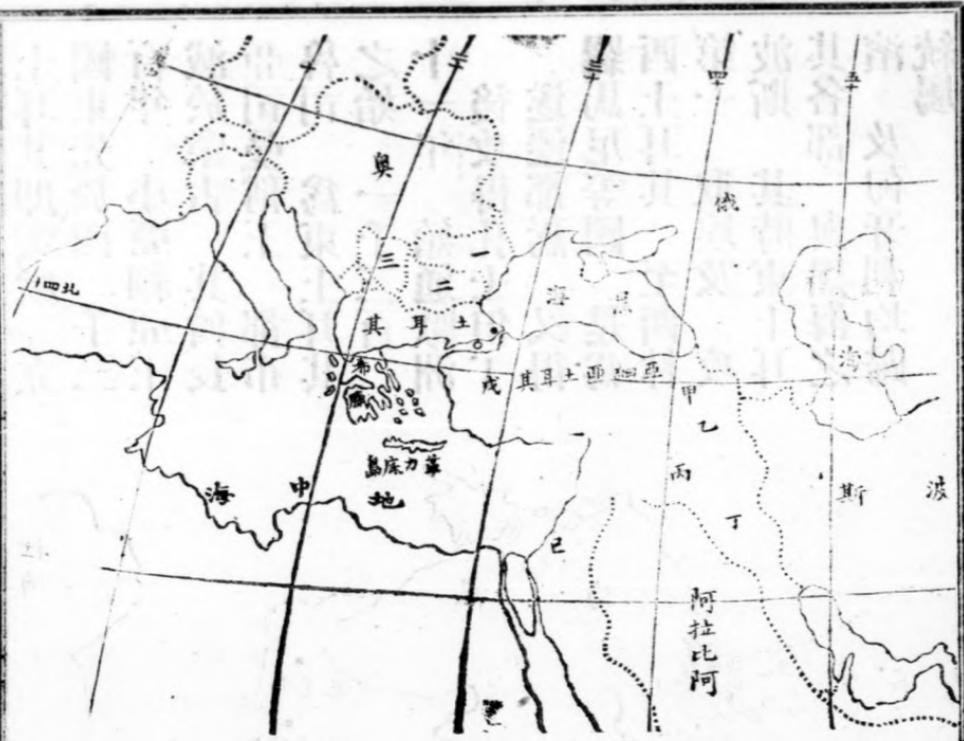




有一羣小魚 在水裏游行 忽見
那邊 又來了許多大魚 也在那
裏游 却比小魚跑的很快 不時
把身子伸出水面 唰喇一聲 又
見跳入水底 忽然上來 忽然下
去 這個追那個 那個鬪這個
真是十分的活潑 把那些小魚的
眼都看花了 個個羨慕大魚 誇
他身體雄壯 再把自己一看 身
材如此短小 很覺慚愧 正在妄
想 忽有一漁網 扯到水裏 將
那大魚全捉入網內 不能出來
這些小魚因身材短小 都從網眼
裏漏出 他們這纔知道 倘若自
己身體 同他一樣大 自然也同
他一樣的苦了

不問自己的力量 動不動
想害人 不但不能害人
自己還許喫虧 有一條毒
蛇 一日到鐵匠鋪裏 尋
找食物 看了半天 看見
一把銼 不知是何物 渾
身盡是小麻子 以爲必定
好喫 心中暗喜 走上前
來 施出本領 把銼用力
纏緊 昂起頭來 狠狠的
咬 那銼笑道 你能咬壞
了我嗎 你可真是錯看了
人了 若論我這點力量
卻能咬動鋼鐵 你怎麼不
問高低 就來惹我呀 那
毒蛇聽了此言 大慙而退





土耳其 東西跨歐亞兩洲
 中隔黑海及馬莫拉海
 其地最據形勢之勝 西縱
 七百里 橫二千里 都城
 曰孔士但丁 即東羅馬故
 都也 縱橫各三千里 分
 六部 曰小亞細亞 古德
 士坦 亞美尼 亞日西亞
 以拉喇比 叙利亞 北三
 小國 曰羅馬尼 曰布加
 利 曰塞維亞 先亦土屬
 今自主焉

一 羅馬尼 二 布加利 三
 塞維亞 甲 亞美尼 乙 古
 德士坦 丙 亞日西亞 丁 以
 拉喇比 戊 小亞細亞 己 叙
 利亞 馬莫拉海 孔士但丁

土耳其即突厥立國東先於西一千三百年小亞細亞王滅於蒙古其酋長亞司曼稱王都布魯司為東土耳其之始一千三百二十一年始通歐洲後攻得孔士但丁遂遷都焉又得羅馬尼等國是為西土耳其至西林第一取埃及攻波斯其時東土耳其各部與黑海之濱及匈牙利均歸統屬





土耳其自立沙曼後
 千八百三十年間
 國勢漸衰 處俄
 希臘埃及不得法
 相與叛去 俄以一
 千八百五十三年開
 釁 賴英法助戰敗
 俄 約以丹牛波河
 為公地 俄艦不得
 入黑海 始得稍安
 至千八百七十六年
 俄復背盟攻土
 英雖為援 而羅馬
 尼 布加利 塞維
 亞等 因此自主
 今僅存本國而已

希臘縱六百五十里 橫五百里 其形如臂 盡頭處槎牙似人掌 西有哥林多海灣 沿岸島嶼甚多 都城曰雅典 立國最古 文物為歐洲之祖 昔分數十小邦 總名希臘 至四百年間 併於羅馬 千四百五十年 土耳其攻羅馬 遂歸於土 千八百二十七年 英法俄相助抗土 始得自立 以巴威畧王子為王 後迎丁抹王子為王 千八百四十八年 埃奧尼羣島降於英 後十五年 復歸希臘焉





意大利 歐洲極南之國
縱二千五百里 橫三百

里 形如長靴 南有島
曰西西利島 有委內斯

海口 爲往來要地 古
爲羅馬國統轄全歐 後

諸侯分據 國勢日衰
遂屬於法 九百二十年

南歸教皇 北復併於
日耳曼 以後數百年

又時屬於法 時屬於奧
千八百六十一年 薩丁

王維多稱意大利王 千
八百七十年 法爲普敗

始成自主之國 併教
皇地 遷都羅馬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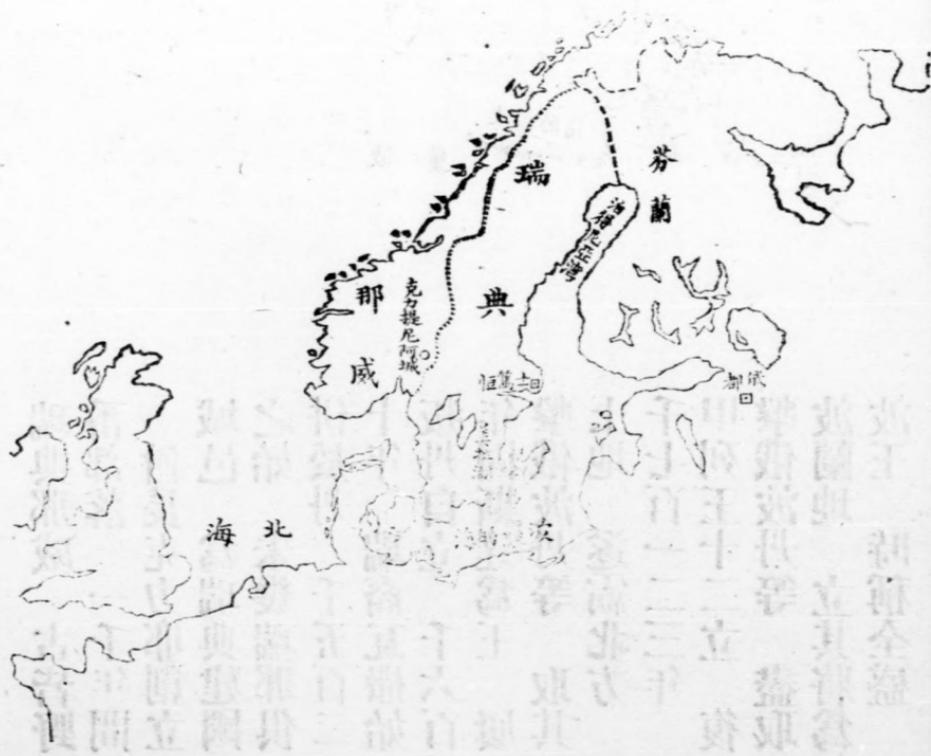
瑞典那威 在歐洲
 北隅 縱四千里 橫
 一千五百里 東曰
 瑞典 西曰那威 有
 山脈自德越海而來
 直貫國中 為二國
 之界 瑞多湖澤平
 原 有二十二大城
 鎮 都城曰士篤恒
 建於美拉湖畔
 外通海口為轉輸要
 地 那以克力提尼
 阿為首府 共分十
 都會 山岳高聳而
 少平原 雖合為一
 國 地土少異焉





瑞典那威 古皆野
 番部落 一千年間
 酋長克力耶創立
 城邑 爲瑞典建國
 之始 未幾瑞那俱
 併於丹 千五百二
 十年 瑞裔瓦撒始
 叛丹自立 千六百
 年固斯達爲王 屢
 擊俄波丹等 取其
 土地 遂霸北方
 千七百一二三年
 甲列王十二立 復
 擊俄波丹等 盡取
 波蘭地 立其將爲
 波王 時稱全盛

千七百六年 瑞王
 畧取波蘭 俄引兵
 攻瑞 建都於尼注
 河 瑞復進兵入俄
 為俄所敗 一千七
 百九年 割芬蘭請
 和 波亦因此叛去
 國勢漸衰 為俄
 法所制 至千八百
 十四年 王養子伯
 那鐸多攝政 始拒
 法擊丹而取那威
 千八百四十四年
 阿斯加第一立 逐
 以瑞典兼王那威
 國勢稍振云





俄羅斯跨歐亞兩洲 中界烏拉山 廣大甲於各國 在歐洲者縱橫各六千里 共分七十五部 以九路統之 大俄十九部 故都莫斯科建此 小俄四部 東俄二部 南俄五部 加森五部 西俄八部 波蘭八部 高加索九部 波羅的五部 彼得堡都建此 在亞洲者曰西伯利亞 縱六千里 橫一萬二千里 東西共分十部 以伯利路統之 又中亞細亞 縱橫各四千餘里 亦分部而治焉 全國南高北低 中皆平原 大河縱貫 今有鐵道 自彼得堡而東 橫穿西伯利亞 達海參崴

俄羅斯古為土番部 屬於匈奴

八百五十年間 魯西酋長利

祿哥稱王 為建國之始 其子

亞尼遂取基輔都焉 至伊高為

利得夫里所敗 子幼 立其妃

亞力高氏攝政 得利夫里敗死

奴維格奴王懼 奔法借兵

大入基輔 遂即王位 分封十

二子 至斯德非嗣立 諾弗哥

侯叛 攻入基輔稱王 後諸侯

相爭不已 基輔旋為波蘭所得

千二百三十七年 元兵大入

全國俱屬於元 元立伊高子

為王





千三百二十五年 俄王遷都
 莫斯科 越三年 王弟宜萬
 立 爲彼得之祖 至第二始
 敗蒙古 盡復故地 旋西伐
 瑞典 東畧烏拉山 至第四
 毀加森城 底定裡海鄰部
 始與瑞議和 與英通商 後
 國王屢相弑奪 國人立帖阿
 多爾都爲王 遂遣使日波瑞
 等國 與瑞各易侵地 作經
 國書 盡有西伯利亞地 千
 度六百五十四年 西伯利亞成
 兵 始與中國構釁 王贈書
 通好 王卒 子宜萬立 異
 母弟大彼得輔政 千六百九
 十八年 遂禪位於彼得

大彼得立 千六百九十年 與
 中國勘定邊界 通商恰克圖
 立界讓還雅克薩地 奪黑海鎖
 鑰 與各國相通 遂潛遊歐洲
 歸而大革制度 盡如各國 千
 七百三年 遷都於彼得羅堡
 始稱帝焉 後卒 其后加他鄰
 嗣立 遣人探東洋盡頭遂覓得
 白令海與堪加察地 至加他隣
 弟二篡立 與普奧三分波蘭
 割土人黑海諸城 至亞歷山德
 復畧波斯 伐土耳其 征高加
 素 取瑞之芬蘭 由加他隣至
 亞歷山大畧地數千里 後因土
 俄之戰 英法助土立約黑海畔
 俄不得行兵艦焉





俄人志在開拓疆土 西有波羅的海 東至白令海峽 千八百五十九年 中國又讓吉林黑龍江之東北境 由烏蘇里江興凱湖至土們江為界 復克浩罕機窪諸國 千八百六十五年 征服達爾哈斯丹全地 與中國約定 統轄中亞細亞之制 又明年奪布喀爾 進攻阿富汗 千八百七十年 復乘回匪之亂 攘我伊犁 旋定界伊犁仍歸於我 其大段以葱嶺為界 而葱嶺之脊 有五個帕米爾 中國與俄及阿富汗三國分之 俄得兩帕半 以內府圖較之 五帕皆我中國舊地 當年定約 無人知之

郭士克縱四百八十里 橫一百三十里 千七百年間 法購於意 昔法王拿破侖即此島人 撒的尼亞縱五百餘里 橫半之 首城曰撒司尼 意官駐此 境內船塢與古蹟甚多 巴利亞克 中曰馬惹加 西官駐之 馬爾他縱橫數十里 最稱形勝 北望意之細細利 南望非之的黎波 東西為歐亞要路 千八百年 英勝法所得 環列炮台 駐總督於勿耳塔城 統近哥索與可密諾二小島 革里底縱百餘里 橫五百里 首城曰干地亞 為土屬地 島人亦自主焉 居伯路縱百五十里 橫四百里 本屬於土 因土俄之戰 以此贈英 英築台戍兵 視為要鎮



北 冰 洋



俄國鐵路 橫亘歐亞
 兩洲 近有人由東省
 赴俄 據云由中至俄
 不過半月 若由彼得
 堡至莫斯科 不過片
 時 十一日到伊爾庫
 斯科 又半日到貝卡
 爾湖 現湖邊鐵路未
 成 用輪船渡湖 渡
 後三日 即到江省之
 邊界 由此至旅順
 或分路至海參威俱近
 比歐洲輪船至中國
 快二十天 將來商
 務 必移於此路矣

亞米理駕洲占西半
 球全土 北至北冰
 洋 南至南冰洋
 東臨大西洋 與歐
 非兩洲相望 西臨
 太平洋 與亞洲東
 北境 僅隔白令海
 峽 地形斜長 分
 南北二洲 中間相
 連處如蜂腰 稱爲
 地頸 全洲廣大
 等於歐非 以全地
 球論之 亞歐非三
 洲在東 亞米利駕
 在西 三洲在地面
 亞米利駕在地背





亞米利駕即美洲
 土人係紅色 古蹟
 無可考 西紀一千
 四百九十二年 意
 大利人科倫布始到
 此地 以後歐人接
 踵而來 英法人多
 占北洲 西班牙葡
 萄牙人多占南洲
 今日經併吞分合之
 後 分六大部 曰
 美國 曰坎拿大英
 屬 曰墨西哥國
 曰中美洲五國 曰
 南美洲十國 曰西
 印度羣島

美利堅為美洲第一
 大國 在赤道北二
 十五度 至四十九
 度之間 正當中國
 背面 縱四千里
 橫一萬里 密雪雪
 比河縱貫其中 都
 城曰華盛頓 以開
 國之人為地名也
 第一大埠曰紐約
 極西有加利福尼
 即舊金山也 地多
 金礦 各國人群聚
 中國人尤多有
 中華會館六所 首
 城曰三方濟各





美國初以英人居此
遂歸英國管轄

後以英苛待其民

重征貨稅 西紀千

七百七十六年 十

三州會議舉兵抗英

推華盛頓爲元帥

血戰八年 英人

不能勝 遂許自立

爲國 共推華盛頓

爲統領 合西南四

十六部爲聯邦 各

部皆有議會 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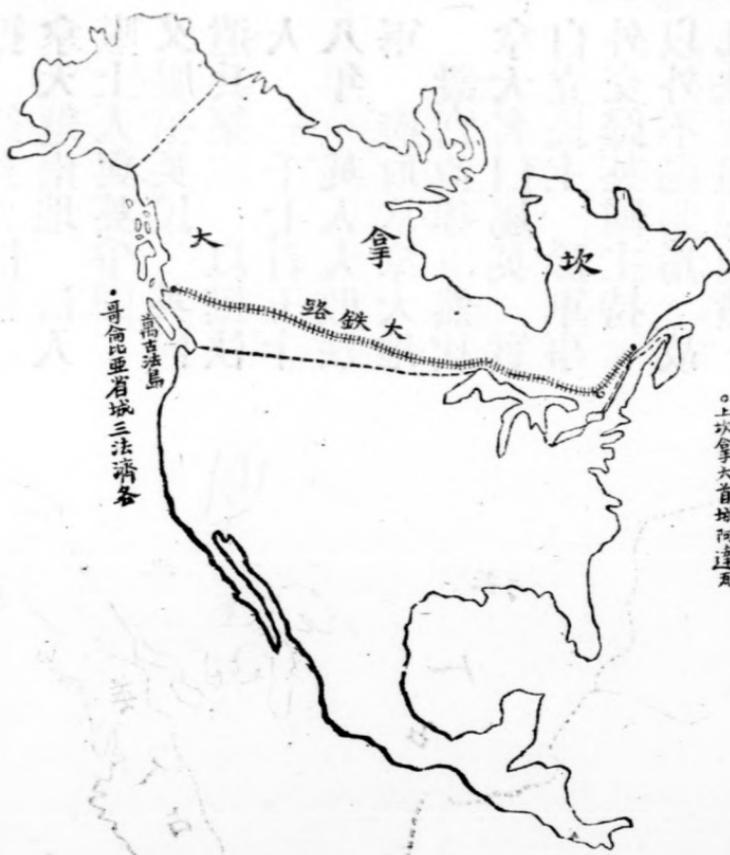
則歸總政府 總統

與君主異者 不世

及 不久任

美國自獨立後 商務大興 丁口日增 惟南部多買黑人為奴 北部禁之 兩相爭論 遂起兵釁 一千八百六十年 南部另立總統 與北部力戰 越四年為北部所敗 始息兵合為一國 西北阿拉斯初屬俄國 近年美人購此地 與俄國隔白令海 峽 此外有非律賓羣島不在美洲





• 下坎拿大首城費璧
 • 上坎拿大首城阿達瓦

坎拿大在美洲北
 抵北冰洋 南連美
 利堅 地勢比美還
 大 全土分四部
 上坎拿大首城曰阿
 達瓦 英派總督駐
 此 下坎拿大首城
 曰費璧 在三羅林
 河北岸 為全土第
 一要城 哥倫比亞
 省在極西瀕海 合
 附迅萬古法島 多
 有中國日本人 鐵
 路自此達費璧城
 長一萬里 一千八
 百九十一年告成

初坎拿大為法人占據 後英人開墾坎拿大迤南地 法人嗾土人與英爭鬪 又屢掠英民 英國遣兵築城 以禦法人 一千七百五十八年 英人大敗法軍 盡取坎拿大地 設官治理 然坎拿大名曰屬英 實自立民主 除軍事外交歸英國主持 以外不過問焉 故凡法度租稅國債 皆由議院決之



一千七百五十八年形勢



冰洲初爲挪威海寇
 尋得 時大雪遂名
 曰雪洲 後人呼曰
 冰洲 又有一島滿
 地草綠 名曰綠土
 尋挪威人遷居新
 建邑里 後疫死大
 半 餘爲土人所殲
 以丹馬正強 故至
 今仍屬丹 今按曰
 本圖大島作綠洲
 蓋即綠土 而他圖
 又名大島曰愛撒蘭
 云即冰洲 是冰洲
 屬大島非小島矣
 圖說兩歧俟詳攷焉

墨西哥北連美利堅

東瀕墨西哥灣

西臨太平洋 南接

中美洲 縱四千里

橫寬窄不一 都

城曰墨西哥 建於

國之中央 都城西

北銀礦最多 有委

拉克魯士 為東方

大埠 加厘福尼海

灣 在國之西境

灣外有地如股南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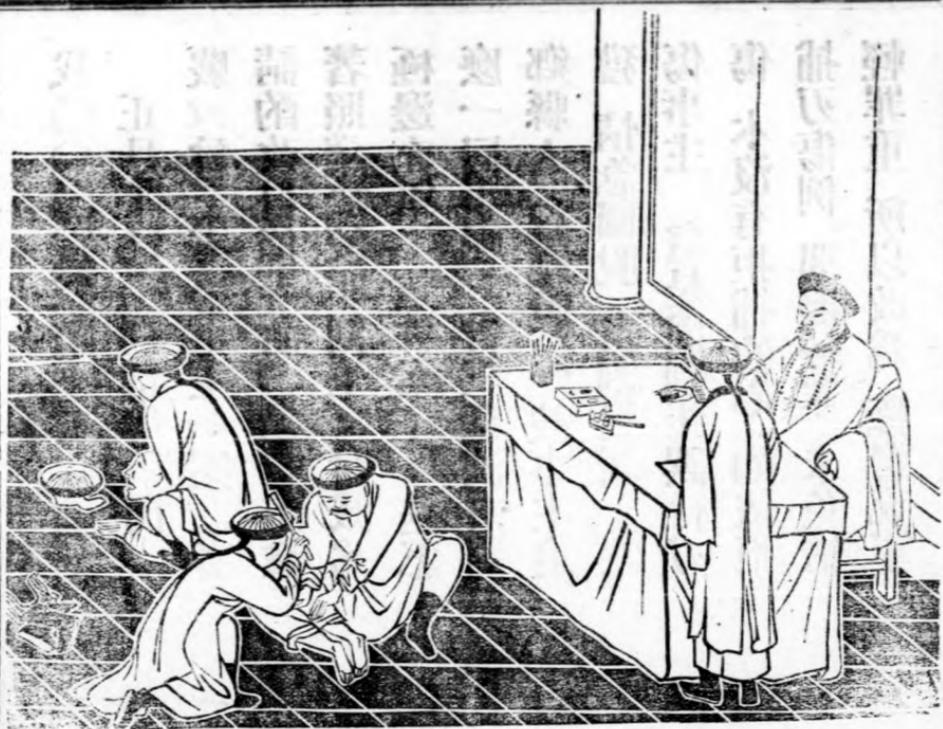
名加厘福尼 火

山遍境 時常地震

惟銀礦產銀最多

鷹錢行於各國





我〇〇〇宣宗道光元年 正
 月田戌 張映漢等 奏鍾祥
 縣知縣王餘菖 嚴刑拷斃戶
 書 請將王餘菖革職 怎麼
 嚴刑拷斃呢 那戶書私刻假
 印 又假造串票 誑騙錢糧
 縣官王餘菖 屢次訊問
 狡辯不服 因用木棒敲擊脚
 踝 傷重斃命 書吏刁詐
 本是可惡 惟用非刑 以致
 案未審定 先將正犯拷斃
 亦屬違制 各省嚴刑 有天
 平架 閆王架 鸚哥架 燕
 子飛 美人椿 等名目 都
 是非刑 都是犯禁的

我○○○宣宗道光二年壬午

正月丁巳 刑部等衙門

覈擬曾三刃傷事主一案 奏

請酌改科條等語○○○上諭

著照議於絞罪例上 量減爲

極邊充軍 這件案子 是怎

麼一回事呢 曾三是湖南湘

鄉縣人行竊脫逃 被事主追

獲 情急圖脫 自割髮辮 誤

傷事主 這是因割辮誤行刃

傷 本沒有拒捕的心 如依拒

捕刃傷例 問擬絞罪 未免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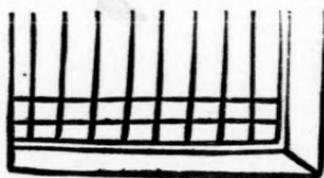
輕罪重 所以改爲 極邊充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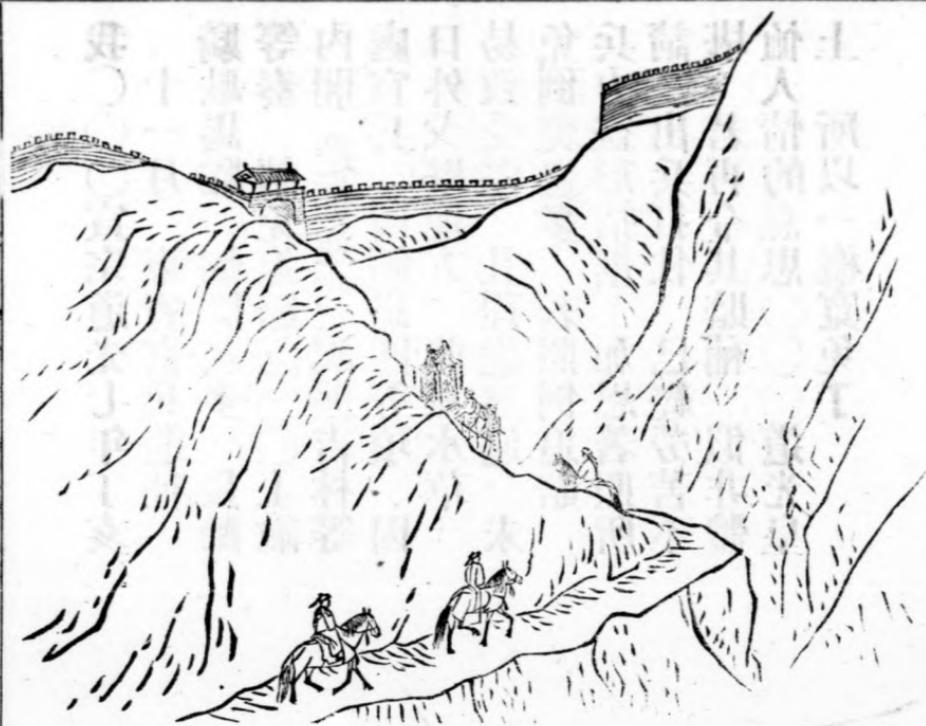




我○○○宣宗道光二年 九
月戊寅 四川平武縣貢生唐
開蘭 在都察院呈遞邇言一
册 次日都察院未經奏遞○
○○上諭內閣 貢生唐開蘭
所呈邇言 著即於明日呈覽
嗣後該衙門 遇有此等陳
進事件 無論有無違悖字樣
俱着一併封奏○○○道光
皇上虛懷求言 即此可見
唐開蘭進呈的 是邇言○○
○皇上諭即呈覽 是察邇言
舜察邇言 稱爲大智○○○○
道光皇上亦察邇言 真是聰
明天子

我○○○宣宗道光二年 十
一月辛卯 刑部議奏 武隆
阿等 審擬阿布都爾滿 私
鑄錢文一案○○○上諭著改
斬決為斬監候 秋後處決
這件案子 怎麼改重為輕呢
因定例私鑄錢文 數至十
千以上 或不及十千 私鑄
已不止一次 首犯及匠人
都是斬立決 這阿布都爾滿
私鑄雖非一次 共止五百
餘文 為數不多 所以改為
斬監候 本朝刑罰 只要有
情可原 沒有不改重為輕的





我○○○宣宗道光四年 甲
 申九月 睿親王端恩 侍郎
 辛從益舒明阿 恭送○○○
 仁宗睿皇帝實錄 至盛京○
 ○○上諭軍機大臣睿親王等
 由盛京叩謁○○○永陵
 往返乘騎 自備馬匹 不無
 疲乏 著交晉昌 俟伊等前
 赴興京時 睿親王換給馬八
 匹 辛從益舒明阿 每人換
 給馬四匹○○○皇上在深宮
 裏頭 還想到王大臣等 路
 上馬匹疲乏 可見宵旰焦勞
 體恤下情 無微不至

我○○○宣宗道光七年丁亥

十一月 東省官兵進征

騎馱馬駝 倒斃甚多 長齡

等奏 請免追賠○○○上諭

內閣進征逆回 調派吉林等

處官兵 所領馬匹等項 因

口外戈壁地方 並無水草

易致受傷 且程途寫遠 未

免倒斃過多 若照例追賠

兵力益形拮据 加恩著照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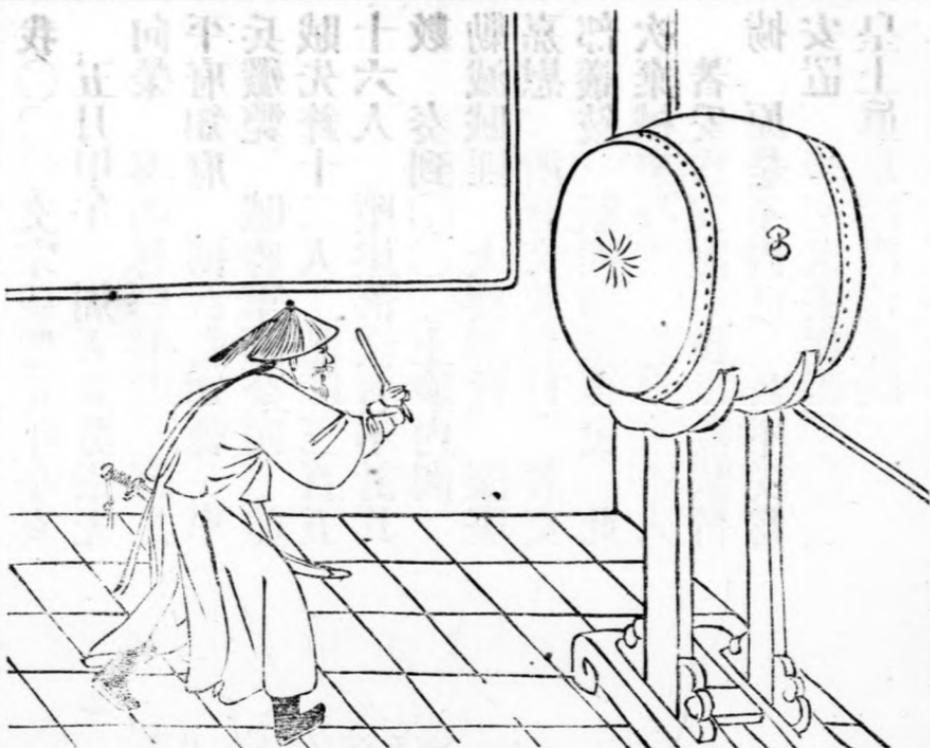
請 出兵打仗 已經勞苦不

堪 若再令其賠補 似非體

恤人情的意思○○○道光皇

上 所以一概寬免了





我○○○宣宗道光十二年
八月 山西把總劉正 因調
缺不服 咆哮撫署 登堂擊
鼓 巡撫將劉正移營棍責
御史奏參○○○上諭內閣
劉正身為營弁 應知禮法
撫署堂鼓 儀制攸關 乃敢
擅自敲擊 逞刁已極 僅予
棍責 殊屬輕縱 劉正著革
去把總 發近邊充軍 這把
總登堂擊鼓 究竟是什麼事
呢 只因本管叅將 把他調
空 他恐怕不能補缺 情急
跑到巡撫衙門 擊鼓伸訴
那知反把功名革去 真是為
小失大了

我○○○文宗咸豐元年辛亥

五月甲午 周天爵勞崇光

向榮 奏西林縣賊匪 經黎

平府知府 博白縣知縣 率

兵殲斃 賊將軍頭余四 並

賊先鋒十二人 賊匪三百五

十六人 墮崖落澗者不計其

數 奏到○○○上諭內閣

勦滅賊匪 大獲勝仗 深堪

嘉慰 所有文武各員 著交

部議敘 賊匪擄掠良民 此

次棄械來投者 竟有二千人

著妥爲安置 良民被賊脅

擄 原是不得已 若不妥爲

安置 勢必又去從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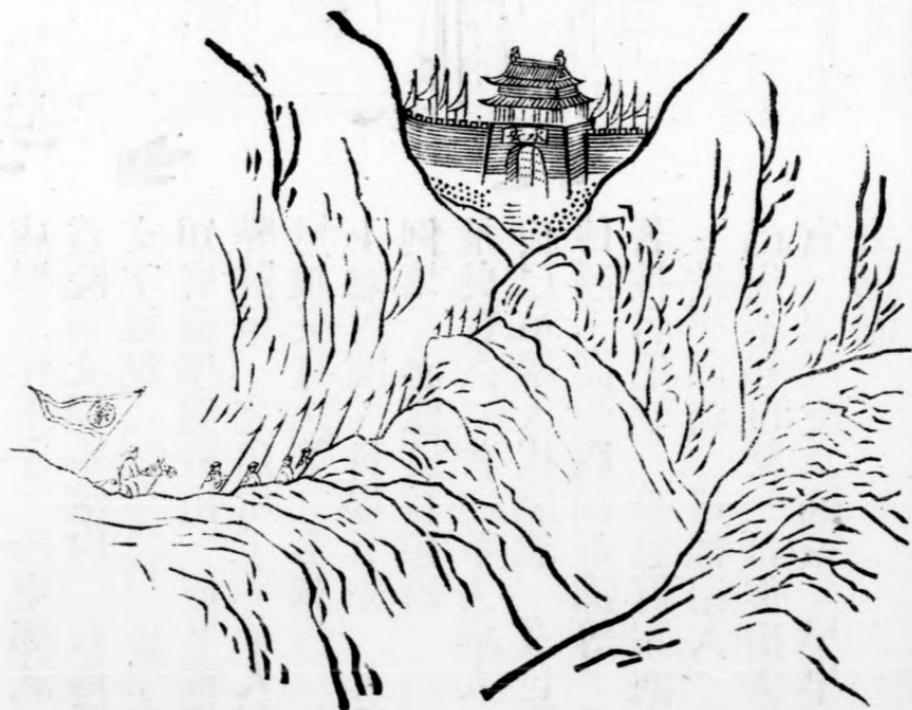
皇上真是深謀遠慮啊





咸豐二年壬子 廣東鄉試
貢院東文場水溝內 有傳遞
文字紙包 經監試官 惠州府
知府蘇學健查出 並拏獲舞
弊號軍 究出槍手 舉人關
鸞飛吳寶杰等 奏到○○○
上諭內閣 科場舞弊 大干
例禁 必應嚴行懲辦 關鸞
飛吳寶杰 著即革去舉人
與已革舉人楊懋建 及包攬
傳遞 高亞騰簡亞滿等 均
著按名嚴拏 務獲歸案訊究
按律懲辦 這種舉人 自
己尚不知自愛 日後出去做
官 怎能愛及國家 早早革
去也罷

咸豐元年 十一月 欽差大臣大學士賽尚阿 因賊匪盤踞永安 親督全軍 前往圍攻 並將進攻永安踞賊情形 入奏○○○上諭 一鼓作氣 悉數殲擒 豈容再耽時日 然斷斷不可孟浪 致再有挫折 更屬難圖 學生們看這段○○○上諭 內有孟浪二字 可知道孟浪怎麼講呢 禹貢有孟津 孟津的浪最猛 所以叫孟浪 這兩字什麼書上有呢 就是那莊子齊物論 學生們看書 不可一翻就過 總要字字細看 方為有益





咸豐三年癸丑 三月十二日
 賊匪數千 擁出揚州北門
 直撲琦善營盤 琦善會同
 陳金綬勝保 親督鎮將員弁

或迎擊其前 或抄截其後

土城內賊 復擁出接應

鎮將等督率官兵 施放銅礮

一時之久 斃賊甚多 賊

衆潰奔 官兵抄追緊急 至

鳳凰橋地方 復殲斃千餘人

由橋落水者不計其數 自

辰至酉 連獲五次勝仗 奏

到○○○上即降旨優獎 出

兵打仗 只要將帥和睦 自

然能成大功 書上說將在謀

其實將亦在和啊

咸豐二年 十一月壬子 何

紹基奏請 鑄用大錢以復古

救時 並禁止民用銅器○

○上諭曰 所奏不爲無見

然小錢大錢 制雖異 用實

同 現鑄小錢 銅尙不足

何況大錢 汝知其一 不知

其二 至器多用銅 本干例

禁 本年曾經降旨 況古制

亦非盡善 舉一事必欲復古

試問井田封建 尙可復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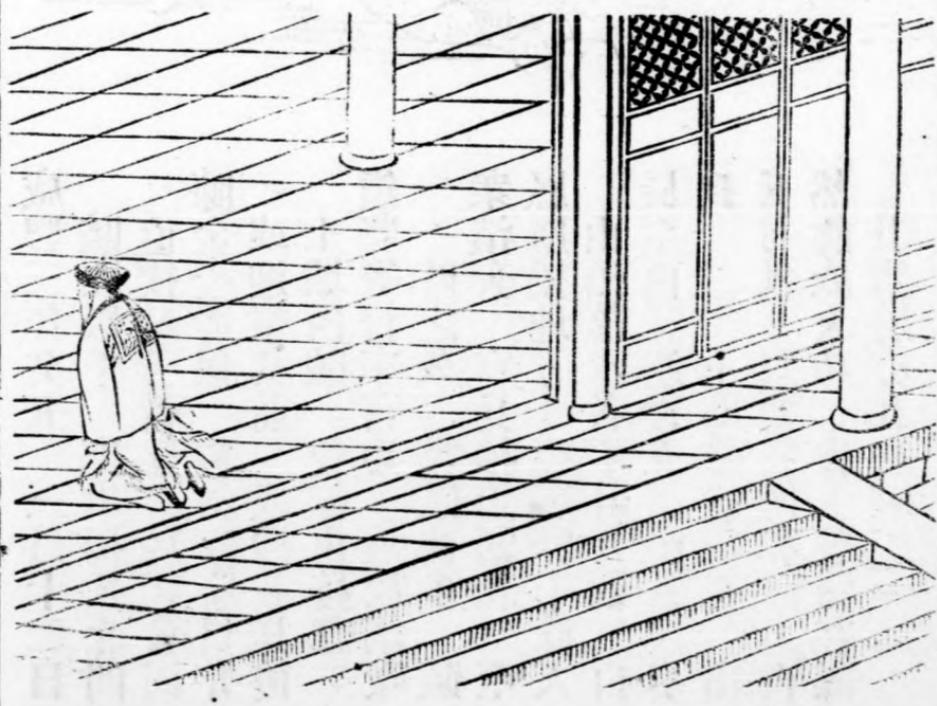
學生們讀古書 看古圖

只要知道古法便了 天下事

往往宜古不宜今 如井田變

阡陌 封建變郡縣 這也是

秦始皇的好處





咸豐三年 四月三十日寅刻

賊匪由天甯門傍暗門 突

出千餘人 偷搭浮橋渡河

雙來與都司常萬清 帶兵迎

勦 復從廣儲門北門 竄出

多賊 分股衝突 被參將李

英魁等 帶兵分路截擊 賊

衆三退三進 拚死抗拒 雙

來親執大旗 奮力先趨 衆

弁兵踴躍齊上 賊匪大潰

紛紛回竄 擁過浮橋 木梁

斷折 賊衆落水 計殲斃流

死者 共三千餘人 打仗這

事 勝敗全在將帥一人 雙

來執旗先進 自然人人踴躍

便成大功了

咸豐四年甲寅 七月 駱秉
章曾國藩 用水師克復岳州
府城後 逆匪又率賊船三四
百號 悉銳來犯 甫過城陵
磯 卽與嚮導小船相遇 候
補知府褚汝航 同知夏鑾
催船齊進 槍礮兼施 將逆
船轟擊 知縣彭玉麟 由湖
西抄尾而來 冒火衝煙 殺
斃一僞丞相 生擒賊匪三十
五名 守備楊載福 親執長
矛 將身披黃袍僞丞相 登
時刺殺 賊衆遂潰 學生們
當知道 做了男子 是應該
爲國家出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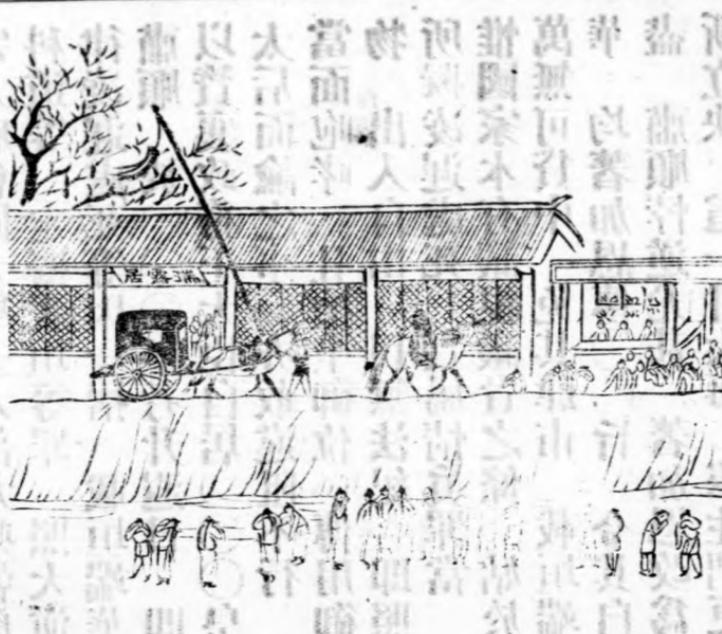


咸豐十年 髮逆陷浙江省城
 錢塘縣知縣袁忠清 投降
 賊黨 任偽監軍 並搜難民
 中婦女 獻於逆首 潛在上
 海江北等處 往來逗遛 御
 史洪昌燕 奏請嚴拏懲辦○
 ○上諭著即嚴拏 就地正
 法 以儆奸宄 這種知縣
 總因小的時候 父兄師長
 沒有把忠孝的理 細細講給
 他聽 所以有此不忠之事
 不忠便是不孝 願天下做父
 兄的 好好把兒童天性養足
 日後萬一不幸 遇著危難
 斷無此事

咸豐三年九月 福建舉人林
昌彝 呈遞所著三禮通釋一
書 禮部奏進○○○上諭交
南書房翰林校閱 尙有脫誤
因發還林昌彝 再行詳校
改正後 又由禮部進呈○○○
○上諭著即賞收 該舉人林
昌彝 留心經訓 徵引詳明
著以教授歸部選用 以示
獎勵 學生們趕緊用功 日
後做一部有用的書 效林昌
彝故事 豈不榮耀麼 況
且現在正是○○○皇上虛懷
求言的時候 學生們趕緊用
功纔是



咸豐八年 戊午科 順天鄉試 鬧出一件科場大案 那科正考官
放的是柏葭 祇因家人蒙混 撤換試卷 後被叅奏 正考官擬斬



還有副考官之子 及同考官

並新中舉人等 均同時正法○

○○上諭軍機大臣等 柏葭以

一品大員 身任大學士 既係

科甲出身 豈不知科場條例

竟以家人蒙混 撤換試卷 若

家人尚在 加以刑訊 何難盡情

吐露 朕不爲已甚 但就所供

情節 詳加審覈 情雖可原

法難寬宥 言念及此 不禁垂

淚 柏葭著照王大臣所擬 即

行處斬 學生們要知道 這件

大案 都是有人與柏中堂爲仇

宣武門大街兩旁 觀看之

所以從重 定他斬罪 臨刑的那日
人一齊落淚 眞千古冤獄也

咸豐十一年 八月○○○上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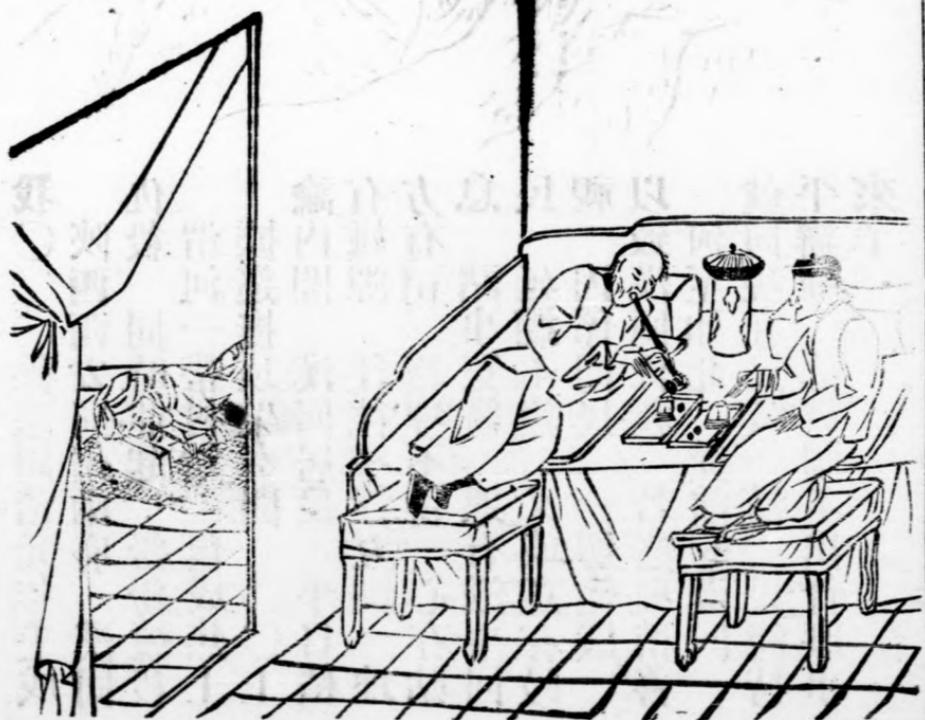
宗人府會同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
 科道等 定擬載垣等罪 照大逆
 律凌遲處死等因一摺 載垣端華
 肅順 於○○○皇考升遐日 即
 以贊襄政務王大臣自居○○○皇
 太后面諭之事 亦敢違阻不行
 當面咆哮 且擅坐御位 傳用御
 物 出入自由 且無法紀 即照
 所擬凌遲處死 實屬情真罪當
 惟國家本有議親議貴之條 姑於
 萬無可貸中 免其肆市 載垣端
 華 均著加恩傳○○○旨 令其自
 盡 肅順悖逆尤甚 著加恩改爲
 斬立決 這一件大事 學生們更
 不可不知





我○○○穆宗同治元年壬戌
 陝西西安同州兩府 漢回
 仇殺 同時並起 紛紛燒殺
 渭河一帶村鎮 俱成焦土
 據巡撫瑛奏聞○○○上
 諭內閣 漢回居民 平日積
 有嫌隙 往往尋釁互鬪 地
 方有司 辦理不善 心存姑
 息 諸事寬縱 遇有滋事回
 民 延擱不辦 又或意存歧
 視 因係回民 一切從嚴
 以致漢回仇殺 若辦理稍善
 何至如此 從前的漢回
 就同現在民教一樣 果能持
 平辦理 那就鬧不出什麼事
 來了

同治元年 二月戊寅 王慶雲因官弁士子兵丁 吸食洋藥 奏請嚴定限制○○○上諭內閣 王慶雲所奏 切中肯要 洋藥一項 雖已弛禁 惟流弊之甚 於風俗殊有關係 官弁士子兵丁三項 一例禁止吸食洋藥 並著各該管上司 及學政教官等 實力查察 有犯者立予斥革 以挽頹風 中國有兩件最壞的風俗 一樣是婦女纏足 一樣是男人喫鴉片烟 纏足是毀形體 洋煙是毀臟腑 男女都被毀了 還能自強麼 有心人當痛哭



心不出也

之

四白圖宋與

盜計

韓景小

書

益小

圖

一

無

賈

高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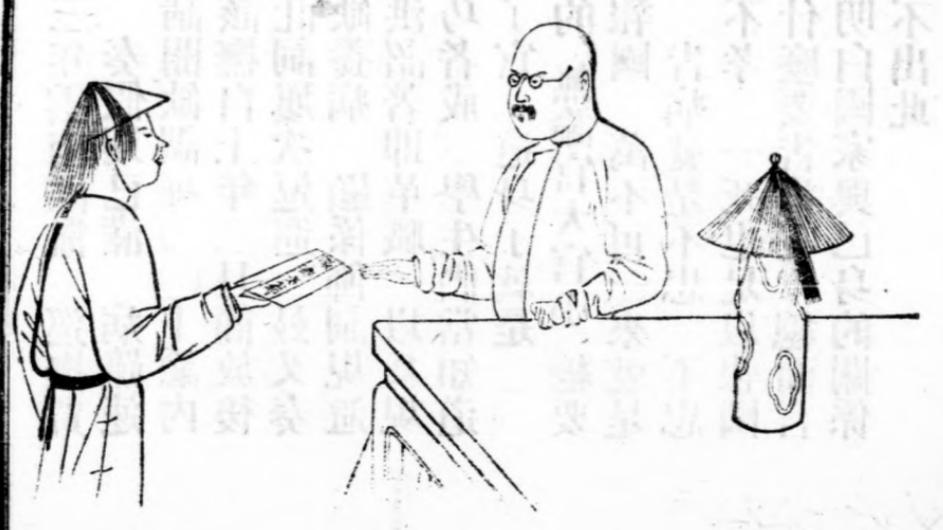
圖

泰

費

同

當



我○○○○穆宗同治二年四月
 給事中徵麟 奏稱外省寄有
 匿名公啓 關係地方情形
 據實奏聞○○○上諭投遞匿
 名揭帖 例不准行 雖據該
 給事中所陳各情 有關軍務
 吏治 與挾仇訐告者不同
 何以不在都察院呈訴 輒用
 匿名公啓 假託泰安府署緘
 寄 投遞徵麟私宅 難保無
 別項情弊 所有投遞公啓之
 李連珠 著交刑部嚴訊 學
 生們須知道 匿名揭帖 是
 有罪名的 不論事情真假
 先把本人治罪 此等舉動
 實在無益

掌故學 匿名揭帖

三

同治三年雲南匪亂 巡撫賈

洪詔 奏假期已滿 病難速

痊 請開缺調理○上諭內

閣 該撫自上年三月簡放後

即託詞屢次逗遛 玆又奏

請開缺養病 顯係飾詞規避

賈洪詔著即革職 以爲規

避取巧者戒 學生們當知道

一做了官 這身子就是○

國家的 無論官大官小總要

盡心報國 萬不可一來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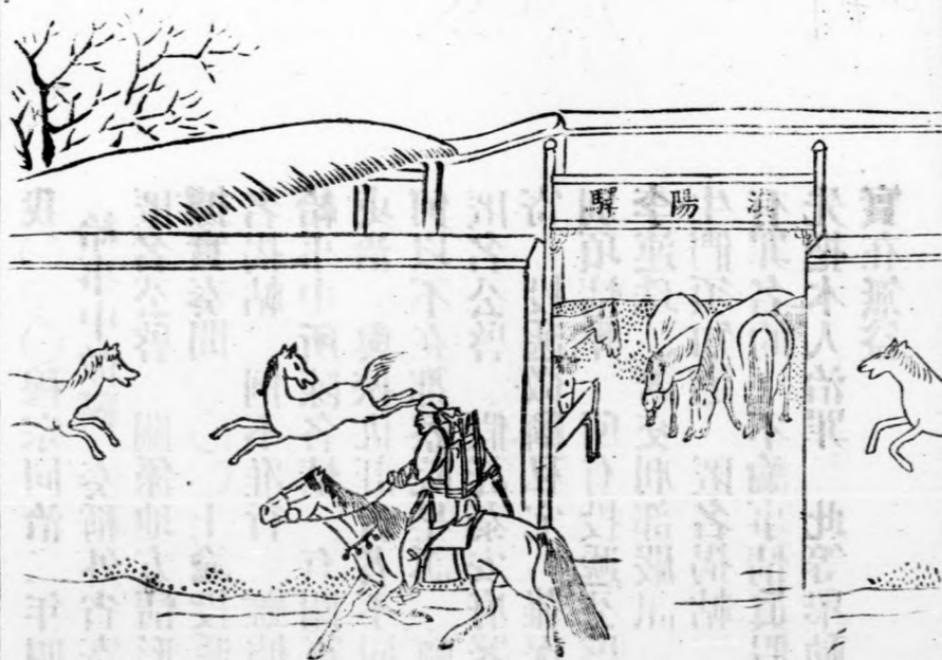
告病 告病就是不忠 不忠

就是不孝 一死也足以報國

爲什麼要告病呢 總而言

之 明白國家與己身的關係

必不出此





我○○○穆宗同治七年八月
 內務府庫守貴祥 條陳請於
 京外各地方 按戶按畝按村
 鱗次收捐 擬就章程五條
 由御史德泰代遞○○○上諭
 內閣 貴祥所擬章程 詳加
 披閱 荒謬離奇 實出情理
 之外 如此擾害閭閻 尙復
 成何政體 剝削小民 動搖
 邦本 喪心病狂 莫此爲甚
 貴祥著革去庫守 發往黑
 龍江 給披甲人爲奴 以爲
 莠言亂政者戒 本朝待百姓
 總以寬厚爲主 這種勒捐
 的條陳 自然要犯○○○聖
 怒了

掌故學
 秀言亂政

同治十二年癸酉 十一月○○○

○上諭內閣 楊昌濬奏 革書

韓溥華 具控犯言孫錦 捏報

病故改名冒充等情 當交刑部

確訊 茲據奏稱訊明各情 均

皆屬實 著即按律定擬 並稱韓

溥華即韓繩武 有蒙捐職銜情

事 韓溥華著革去職銜 杖一

百不准納贖 學生們看這韓溥

華 因要害人 把自己也害了

可見打官司 不是好事 從

前有個好官 調任臨走的時候

告訴百姓道 餓死不要做賊

氣死不要興訟 這兩句話

百姓無不感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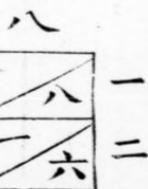
此橫線八格作錢八個法為

此直線十二格作每錢十二文錢為得數

								積
							九	
						十		
				六				
			作					
		錢						
	為							
實								

此至除初

此至除再



$$\begin{array}{r} 八 \\ \hline 二 \\ \hline 〇 \end{array} \begin{array}{r} 九 \\ \hline 六 \\ \hline 〇 \end{array} \begin{array}{r} 六 \\ \hline 六 \\ \hline 〇 \end{array} \begin{array}{r} 一 \\ \hline 二 \\ \hline 〇 \end{array}$$

今有錢九十六文
買錢八個 問每
個錢若干錢 答
曰 每個錢十二
文 此與前法仍是
一樣 一次除不盡
二次再除 照圖
以九十六為實 以
八為法 先以一十
除之 九十六除去
八十 下餘一十六
再商以二 八二一
十六 則餘數除盡
了

今有錢九十六文

買梨子十二個

問每個去錢多少

答曰每個梨子

去錢八文 此題

即是前題 不過

法與得數對換耳

前題以九六為

實 以八為法

以一二為得 此

題仍以九六為實

以一二為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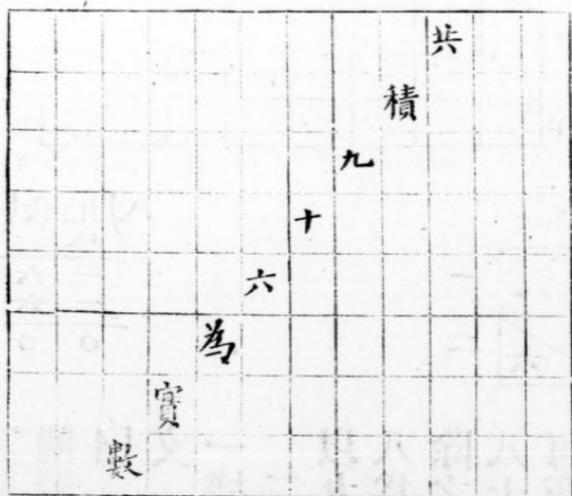
以八為得 如圖

八得八 二八

一十六 則九十

六除盡矣

此橫線二十格作梨子二十個為法



此直線八格作每梨八文錢為得數



$$\begin{array}{r} 一 \\ 二 \\ \hline 九 \\ 六 \\ \hline 〇〇 \end{array}$$

數 人 為 九

七 為 得 數

$$\begin{array}{r} \text{九)} \text{六六} \text{(七)} \\ \underline{\text{六六}} \\ \text{三} \end{array}$$

凡除不盡之數 若略去而不計 則其所得之數 必比應得之數微小 不能還原 惟有將法與餘數 命之為分數 如九人分六十六 商七減六十三 餘三為不盡之數 若再除之 必在單位之下 且無論除至若干位 終不能盡 故只可以分數命之 如此題為除得七 又九分之三 即三分之一也

有六十隻羊 二十個
 孩子分開 每人得幾
 隻呢 按商法每人商
 得二隻 尚有餘 每
 人商四隻 得八十隻
 又不足 商三隻
 恰好減盡 這是甚麼
 道理呢 看圖的橫綫
 是人數 下橫綫是羊
 數 人二十個 這下
 橫綫止有人的三倍
 所以止容三不容四
 商二尙餘一倍之故
 學算須要知實內容法
 幾倍之理 故求法與
 明理並重

數人是線上



三得商故倍三的人是線下

$$20 \div 3 = 6 \text{ (三)} \text{ 餘 } 2$$

此圖說明求法明理之理。凡求法明理，必先明其理。理明則法自見。此圖以羊隻與人數為例，說明商法之理。羊隻六十，人數二十，每人得幾隻？按商法，每人商得二隻，尚有餘。每人商四隻，得八十隻，又不足。恰好減盡，這是甚麼道理呢？看圖的橫綫是人數，下橫綫是羊數。人二十個，這下橫綫止有人的三倍，所以止容三不容四。商二尙餘一倍之故。學算須要知實內容法，幾倍之理，故求法與明理並重。

數 人 爲 四

十
四
爲
得
數

橫
邊
線
十
四
分
爲
人
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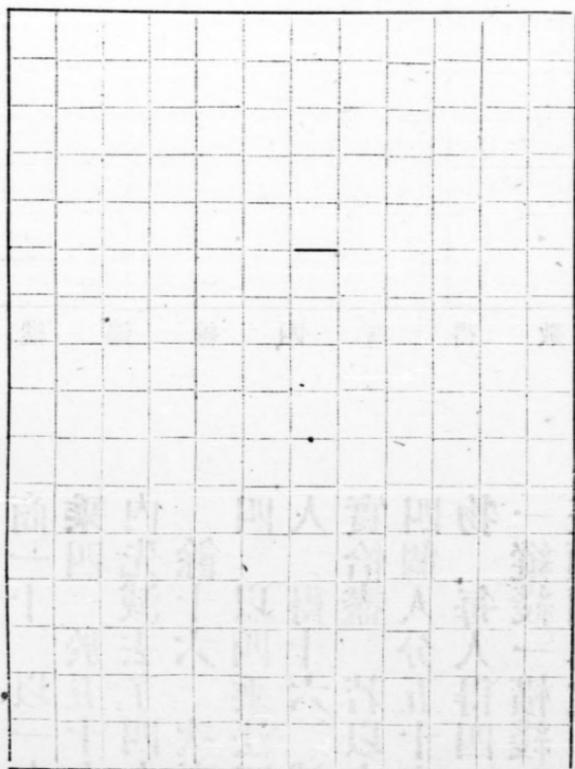


數 得 爲 四 線 邊 縱

有物五十六個
以四人分之 每
人得十四 法先
商一十 以一十
乘四 於五十六
內先減去了四十
餘十六 次商
四 以四乘法四
人 得十六 減
實恰盡 若以十
四個人分五十六
物 每人得四
一縱綫一橫綫
任顛倒用之 乘
出積數 總是相
等的

問題今有錢一百九十二文以十人分之每人得若干 答曰每人十六文 橫線十二爲人數 直線十六爲得數 試以直線與橫線相乘 得一百九十二爲原實 無論法數與得數若干 總是一理 學者看此圖 牢記 綫與綫相乘爲面 則無論何題皆明白矣

橫 十 二 爲 人 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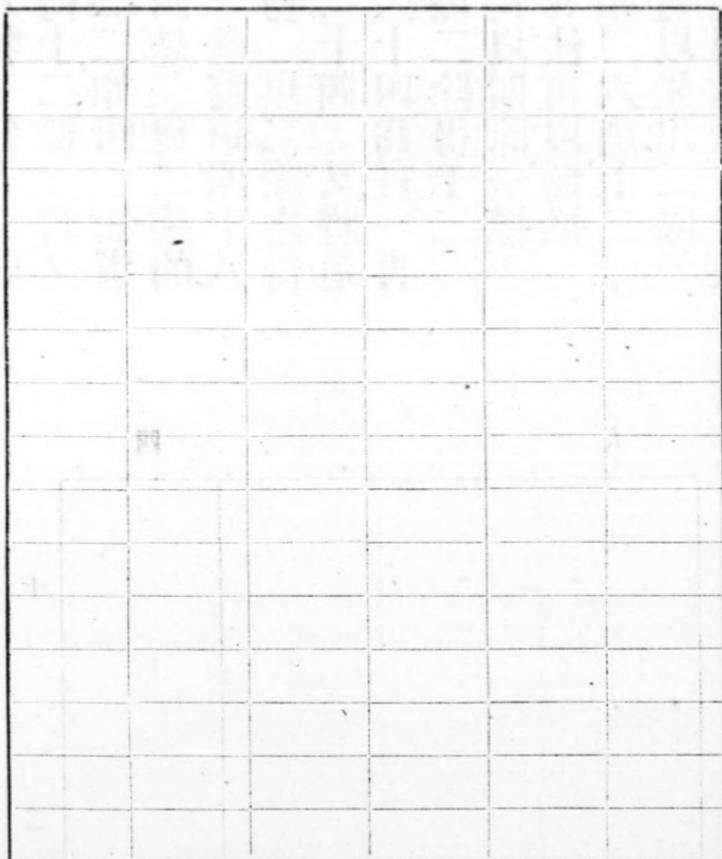
直
十
六
爲
得
數

橫

縱

直

縱



此頁橫綫六 直綫十
 六 如有題九十六兩
 銀子 以六人分之
 每人應得若干 答每
 人十六兩 因以十六
 乘六得九十六 合面
 積也 如又有一題九
 十六兩銀子 以十六
 人分之 每人就得八
 兩 人數成了直綫
 得數變了橫線 相乘
 之積 仍舊是九十六
 可見乘法是除法的
 還原 又可見乘法的
 法實可以顛倒

人

五

得

十

爲

人

數

十

物

必 是 每 律 五

設有五個人均分五十個物 每人得十個 這是人人曉得的 試看圖的橫邊綫五段爲五人數 直邊綫十段爲得數 中間五十格 就是共物數 若是倒顛用之 十個人分五十個物 必是每人得五數 則直綫作人橫綫爲得數矣 所以乘法可以法實互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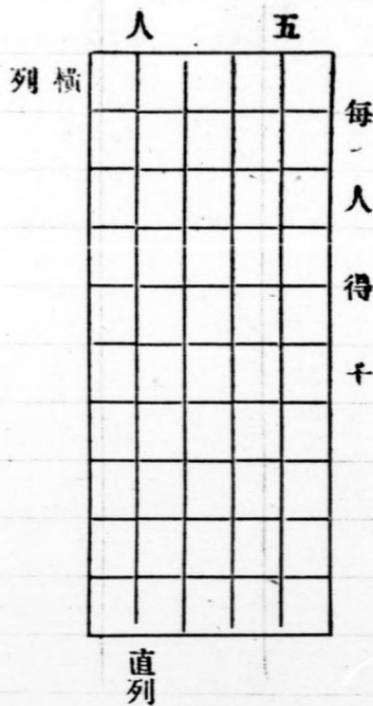
第一個人 第二個人 第三個人

五	人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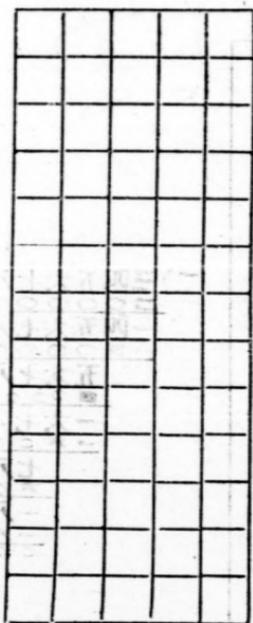
每
人
得
數

$$\text{三) } \frac{\text{三六}(\text{一})}{\text{六六}} \\ \underline{\text{〇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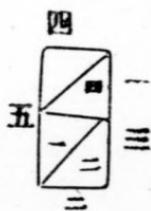
有錢三十六文
 三個人分開 每
 人得多少呢 答
 十二文 用三除
 三十六 必定先
 商一十 減去三
 十 餘六文 再
 商二三如六減盡
 此法是個三
 不能分兩次除
 因三五七皆名獨
 生數 非兩數乘
 成者 若是三十
 就可以念五六
 三十 先用五除
 再用六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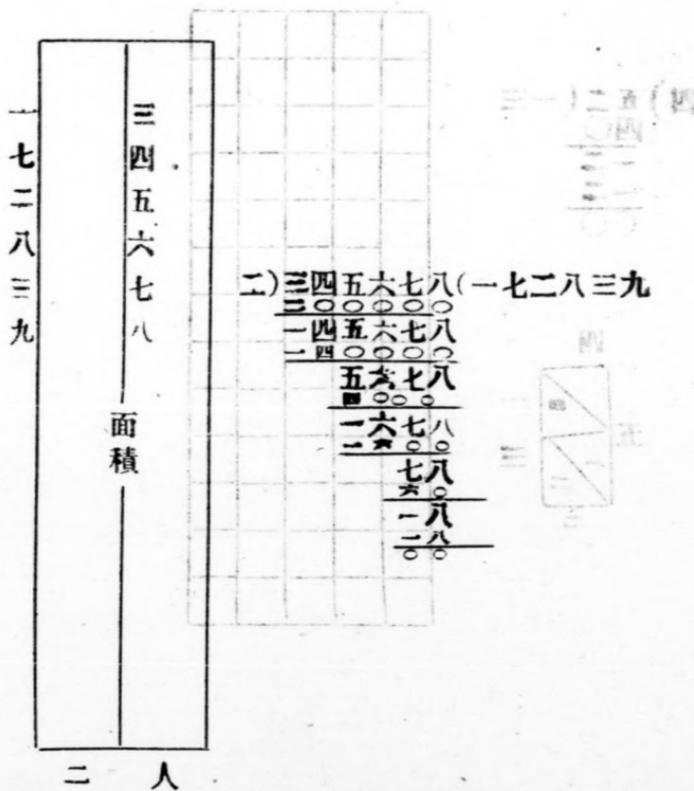
今有極淺極易之數
以明除法之理
比如有五十個錢
五人分之 自然是
每人十個 問這理
如何解呢 答這除
與減 雖然名目不
同 也是減一類 試
每次減一格 十次
也減盡了 除法不
過乘而減之耳 以
一十乘五得五十就
是十個五 五個十
看圖橫列是十個
五 豎行是五個十



四) $\begin{array}{r} 52 \\ \underline{40} \\ 12 \\ \underline{12} \\ 00 \end{array}$ (一三)



有四個孩子 分五十二個饅頭 每人得幾個呢 一定以四爲法 先商一十四個孩子 減去四十二個饅頭 再商三 四人十二個 減盡了原數 試還原就知道除的錯不錯了 以四爲人數 所得十三爲饅頭數 用鋪地錦乘之 先寫一四如四 再寫三四一十二 一點不錯與圖並看 更明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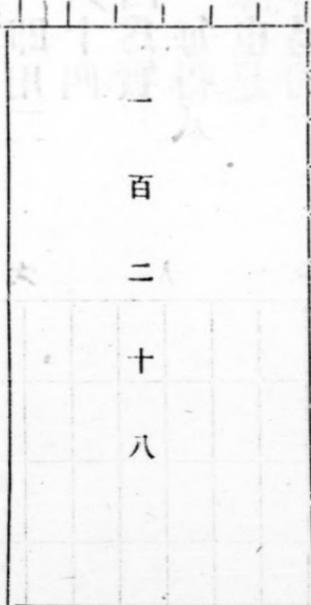


有銀三十四萬五千
 六百七十八兩 二
 人分之 每人得一
 十七萬二千八百三
 十九兩 二人是橫
 邊綫 一十七萬是
 縱邊綫 縱橫相乘
 得面積 右列商法
 先商一十萬 因
 法是二 若商二十
 萬 乘法得四十萬
 實數止三十萬
 便容不下四十萬
 故止得商一十萬
 以下餘數再按此法
 商之 凡除皆照此

算術

數得爲八

十六爲八數



$$\begin{array}{r} 16 \quad (8) \\ 128 \\ \underline{48} \\ 80 \\ \underline{80} \\ 0 \end{array}$$

$$\begin{array}{r} 16 \quad (8) \\ 128 \\ \underline{64} \\ 64 \\ \underline{64} \\ 0 \end{array}$$

十六個人爲直線
 八個物爲橫線
 所分者一百二十
 八物 若初學不
 會用兩位除法
 也可遞次除之
 先看十六是二八
 生的數 就先用
 二除 得六十四
 再用八除 也
 得八 蓋用二個
 八合除 與用一
 個八分除 本是
 一理 此爲不會
 用兩位除者設法
 數學啓蒙有此

有地二千四百零

一方 四十九人

分種 每人分若

干 答四十九方

如圖縱橫皆四

十九 無論爲人

數爲方數 均可

顛倒互用 而面

積相同 由此可

悟無論橫線何數

縱線何數 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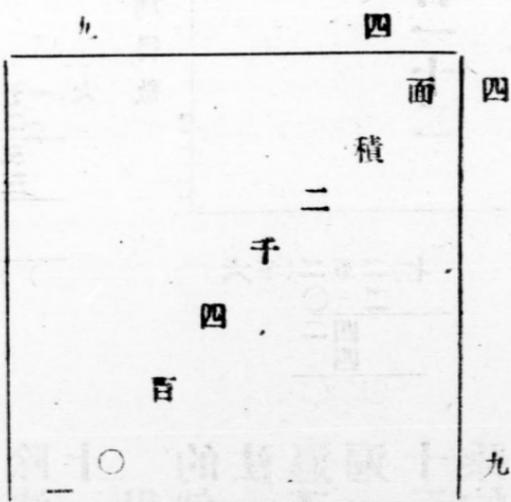
可互用 若以物

爲人數 則所得

之數顛倒 人爲

物數矣 可以類

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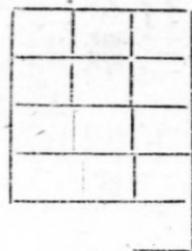
八 爲 人 數

九 爲 得 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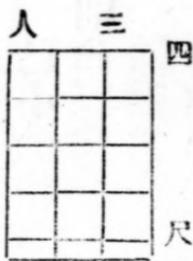
法大於實者只論數不論位五大於四六大於五
不可疑七十反大於八個六百反大於五十

$$\begin{array}{r} 98 \\ \hline 72 \end{array}$$

除式亦有將法書於實上者 又有上實下法者 其理相同 各有用處 如此圖八爲人 九爲得數 積七十二 與前者各圖一理 此式與括弧異者 法數列實數之上層 得數又在上層 每遇法大於實 則將法數一位 將實之首位借來減之 如法數八實數七 則將法書於二之位 如同減法不足 借上位減之一理



右整數



右分數

尺又三分尺之一

$$\begin{array}{r} \text{三} \\ \text{三} \\ \hline \text{一} \end{array} \quad \text{四} \quad \begin{array}{r} \text{三} \\ \text{三} \\ \hline \text{一} \end{array}$$

如有布十三尺
 三人分之 以三
 爲法商五不足
 商四減十二 尚
 餘一尺 命之爲
 三分之一 言每
 人得四尺 又三
 份分開那一尺
 而得其一份也
 如圖整數者爲三
 人各得四尺 尚
 餘一尺 分數者
 即將一尺分爲三
 段 每人既得四
 尺 又得三分尺
 之一 是謂命分

有數十一以三
 除之 當得若
 千 以三除十
 一 商得三餘
 二 已小於法
 則命三爲分
 母 餘數爲分
 子 與前得數
 合而言之 每
 得三 又三分
 之二即爲所求
 之全數 圖中
 每行三 下二
 小格 即三分
 之二 合六格
 仍爲二數

			每 得 三 又 三 之 二

$$\begin{array}{r} 三) \quad 一一(三 \\ \underline{\quad 九} \\ \quad \quad 二 \end{array}$$



昨日在琉璃廠書攤兒上 看見有一本書 上題心論二字 打開一看 書中多是論心的新理 說人心長約六英寸 穿心徑約四英寸 每分鍾約跳七十下 每一點鍾約跳四千二百下 每一日跳十萬八百下 每一年跳三十六兆七十九萬二千下 大約八十歲老頭兒的心 已經跳過三億下 考驗得很精細 這個書 想是外國人做的 中國人繙譯出來的啊

有幾個學生 彼此閒談 說

喲們學格致 都是舍近圖遠

格致學了多少時 人身上

的事 還沒有曉得全呢 何

妨去問問老師 於是就一同

上去問 一個問道 人身上

共有多少根骨頭 老師說

約二百根 又一個問道 人

頭皮上 每方寸 有多少莖

頭髮 老師說 約一千莖

又一個問道 頭髮每年能殼

長出多少 老師說 每年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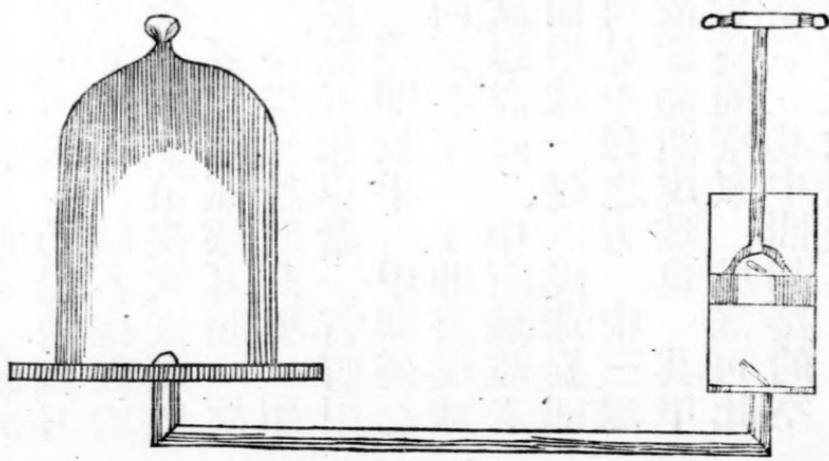
長六寸半 又一個問道 人

的鼻子 骨節很多 究竟有

多少節 老師說 共十四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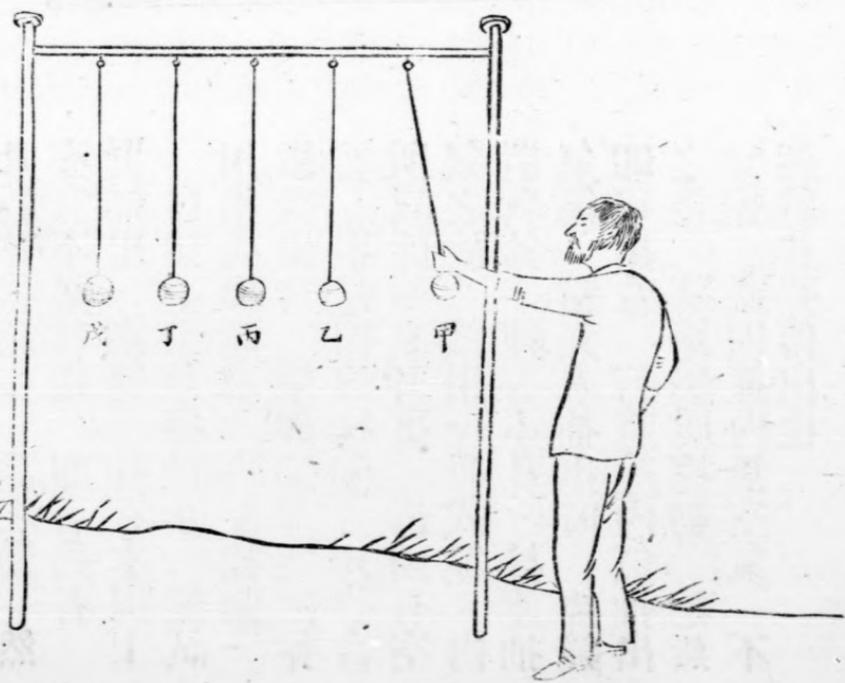
問完 個個得意 一齊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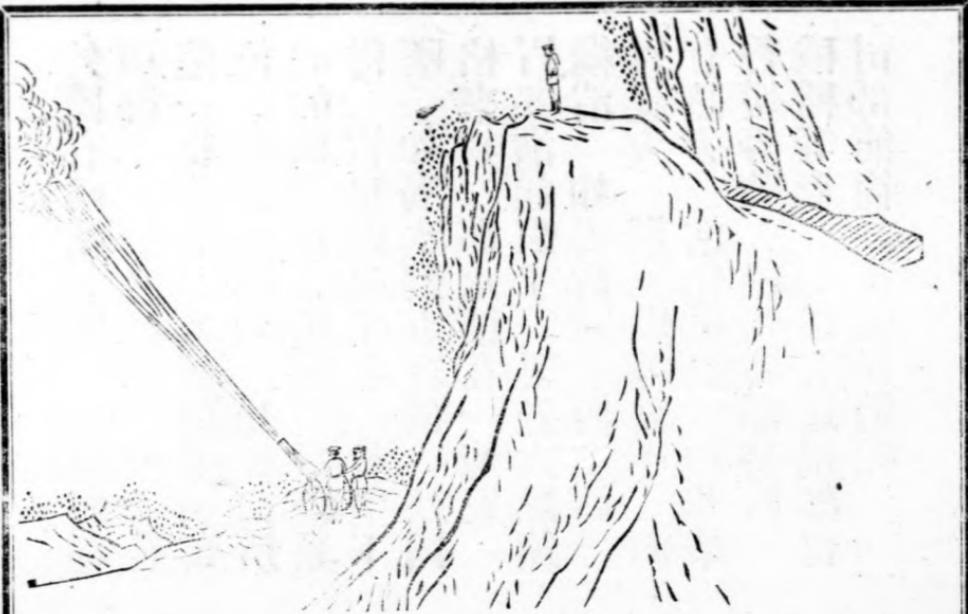




凡物移換地步 謂之動 然亦有不必移地 即可動者 譬如用一鋼絲 插在木塊上 自然不致移換地步 然試 用指挑撥鋼絲 亦能搖動 微微出音 擊鼓彈琴能出聲 音 也是因為搖動 凡聲音 所以能傳到耳裏 皆因有空 氣之故 試用一瓶式鐘 內 置響鈴 鐘有小孔 接連抽 氣筒 當氣未抽出時 搖鐘 即可出音 若將鐘內氣抽出 之後 將鐘屢屢搖動 總無 響聲 蓋因鐘內無空氣 不 能將其聲傳出也

凡聞遠處的聲音 並非空氣將聲音直送到耳裏 乃是傳到耳裏的 譬如放砲 離着砲近的空氣受擊 則氣浪挨次接連傳至耳前 耳前空氣擊耳膜 故能聽見 今用法證明此理 如圖中五皮球互相靠緊 首將甲球擡開 隨即放手 甲即碰乙 乙由丙傳至丁 丁即將戊球碰開 試思碰時 中三球並未移動 而甲球一碰 戊球旋即拋開 可見甲球之力 中三球同受 故能碰開戊球也 其甲球可比近砲的空氣 戊球可比近耳的空氣 其中間相接的空氣 便與中三球同理也





空氣傳聲的理 昨已講過 但是遠
 處的聲音 不能一響就傳到 試登
 高處 看人放砲 先見發光 次見
 白煙 數秒鐘工夫 纔聞砲聲 這
 數秒鐘工夫 即是空氣相傳的工夫
 試從看見發光的時候 記定時辰
 表的秒針 到有響聲的時候 是幾
 秒鐘 再測量測量 放砲的地方多
 少遠 便可算出空氣傳聲的工夫
 格致師 已算出一秒鐘 能傳一千
 一百四十尺 凡聲音由水中傳 比
 由空氣更快 由木中傳尤快 由水
 傳比空氣快四倍 由木傳快十倍
 至十六倍 是以木傳聲 每秒可傳
 二英里 從前有格致師 在瑞士國
 尼伐河 曾試過水傳聲 始明其理

外國有兩個名醫 一個叫秘
卯節 一個叫拜西 兩人合
造一收聲筒 名福凝得司哥
浦 能察人脾胃 比從前所
記的聞證筭 還靈 曾經察
得 胃裏頭喝了水 就望下
墜 如喝水到五百個 法國
格來姆 那水積在一塊兒
胃就漲起來了 要過六點鐘
纔消 如喝荷蘭水同皮酒
胃就大 過三點鐘就小 酒
有熱力 消化更快 加非茶
香煖等物 能使胃縮易飢
種種等形 如沒有這福凝得
司哥浦筒 怎麼知道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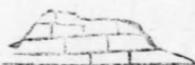


凡在空大地方說話 四面有高物遮
住 必有回音答應 因為聲音發出
又被別物碰回 所以聲音不能四
散 若是對着山壁放空鎗 如鎗是
正對着山壁 聲音即由原路回來
若是偏對着 聲音即從旁面出去了
聲音由山壁左邊碰擊 即由右邊
斜出 今有一法 試明回音的理
如圖 架上插兩箇大回光鏡 相離
很遠 鏡式如盆 裏面中間凹 鏡
子中心 是聚光之處 即是聚聲之
處 在右邊鏡子聚聲處 將一時辰
表放在小柱上 表走的聲音 傳到
左邊鏡中 將聲碰回 碰到中空聚
聲處 從左邊聚聲處聽聽 如在耳
邊 學生們何不試試呢

試拏一個小瓶兒 擱在嘴邊
用氣望裏頭一吹 那瓶裏
就能翁翁的響 你們想這響
的聲音 就是吹進去的氣麼
恐怕不是 那個氣望裏頭
吹 瓶底下沒有孔 氣又從
瓶底折回上來 從瓶口中鑽
出 那瓶口又小 所以翁翁
的響了 這樣說來 不是吹
進去的氣響 是回出來的氣
響 格致的理 最要辨得細
不可含糊一點兒啊



兩大吉





氣響的理 已經講過幾次了
 還有一件事 可以證明
 用大指食指中指 三個指頭
 拏兩個制錢 放在嘴裏頭
 用氣在兩個錢孔中一吹一
 縮 都能嚶嚶作響 似小鳥
 叫喚的聲音一般 這件事很
 奇怪 一個錢就不能響 兩
 個錢就能響 千里鏡用兩片
 玻璃 也就是這個意思 格
 致的學 離不了聲光化電
 這四件事 本來是一個道理

有一學生問先生道 聽說氣有壓力 我何以不覺 先生道 空氣的壓力 無處不有 若只壓一面 人必被壓倒 因爲上下四旁 都有空氣 都有壓力 彼此抵得住 人便不覺 現在可用一高脚盤試驗 這盤上有蓋 盤內有空氣 故可以將蓋隨便移動 若盤底有小孔 接連抽氣筒管 扭開機器 將盤內空氣抽盡 便揭不開蓋子 無論用多大氣力 也不能揭開 蓋子爲外面空氣壓住 盤內無空氣相抵之故 凡空氣壓力愈高愈輕 愈低愈重 所以登高山的 呼吸費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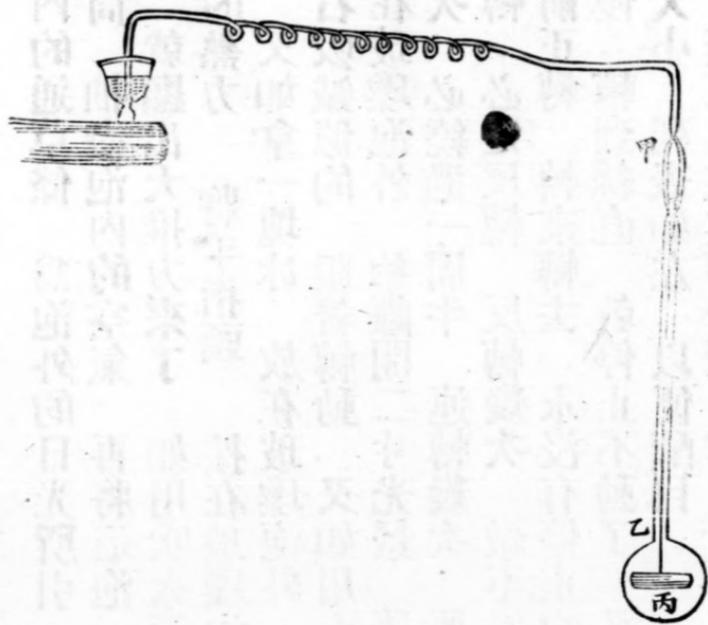




前面說的氣有壓力 不知水也有壓力 氣的壓力愈低愈重 水的壓力也是如此 譬如水有二尺深 則水底壓力 比水面壓力加倍 故從水面量到水底 有多少深 壓力即加多少倍 且水的壓力 也同氣一樣 不但以上壓下 並可壓的從左右四面橫出來 假如用一玻璃直管 每寸有一小孔 皆用木塞塞住 管內滿盛着水 試先拔最上小孔之木塞 水出小孔即流下 無甚壓力 再拔第二層木塞 水有三寸壓力 出小孔比第一層稍遠 若拔第三層木塞 水出更遠 總之低一層 水出遠一層 愈低水愈多 出來愈急 激出愈遠 這就是水的壓力也

一學生 手裏拿一箇盛洋密的
空瓶 盛了一瓶水 滿到瓶口
仍用軟木 把瓶口塞住 剛
塞進去 那瓶就被水漲破了
灑得滿身是水 老師看見 就
問那學生道 這是什麼緣故
學生說 這因瓶裏的水 沒有
出路 所以從旁漲破 老師道
你但知道漲破 究竟所以漲
破的理 你沒有知道 這因玻
瓈瓶太薄 力量小 抵不過水
的氣力 故被水漲破 若是厚
玻璃瓶 瓶的力大 水的力小
那水力 抵不過厚玻璃力
瓶裏的水 必定仍從瓶口擠出
不是一概漲得破的啊





英國大博物會 有一著名格致家 叫克羅克司 創造一樣東西 為光學中必不可少 的 名量光力器 如圖 丙為玻璃泡 徑三寸 甲乙為玻璃管 長十八寸 玻璃泡的裏頭 有一根極細的玻璃桿 又有一根通草條 一橫一豎 把玻璃桿 插在通草上 又用一根繭絲 把這玻璃桿拴住 如這器內 含著空氣 有尋常的熱度 那通草條 碰著太陽光 必定要移動 是

泡內的通草條 爲泡外的日光所引 如用斯波俞加勒所造的新式抽氣筒 抽盡泡內的空氣 再將這泡 放在日光中 那通草條 沒有空氣 就顯出大推力來了 如用吹火筒 密密的封住管口 雖遇著極小的熱力 將手指頭 按在玻璃泡上 那熱力 也能漲到九十多 又如拿一塊冰 放在玻璃泡外 那通草條 碰著冷氣 就同吸鐵石吸鐵似的 跟著轉動 又如用大玻璃泡 抽盡空氣 取燭火 放在玻璃泡外 約離開二寸光景 那通草條 立刻轉動 不過每轉一次 必繞過一周半 連轉幾次 那繭絲 敵不過這個扭力 不能順轉 必定反轉 反轉幾次 敵不過那個扭力 不能反轉 又必定照前正轉 轉來轉去 永沒有停止的時候 若將燭火移去 即越轉越慢 轉到絲直 就停止不動了 又玻璃的各種顏色 能分出光力的大小 列表如左 以便醒目

淡紅色玻璃轉一周 作二十分

黃色玻璃

加一分

橘皮色玻璃

加六分

紫色玻璃

加八分

藍色玻璃

加十八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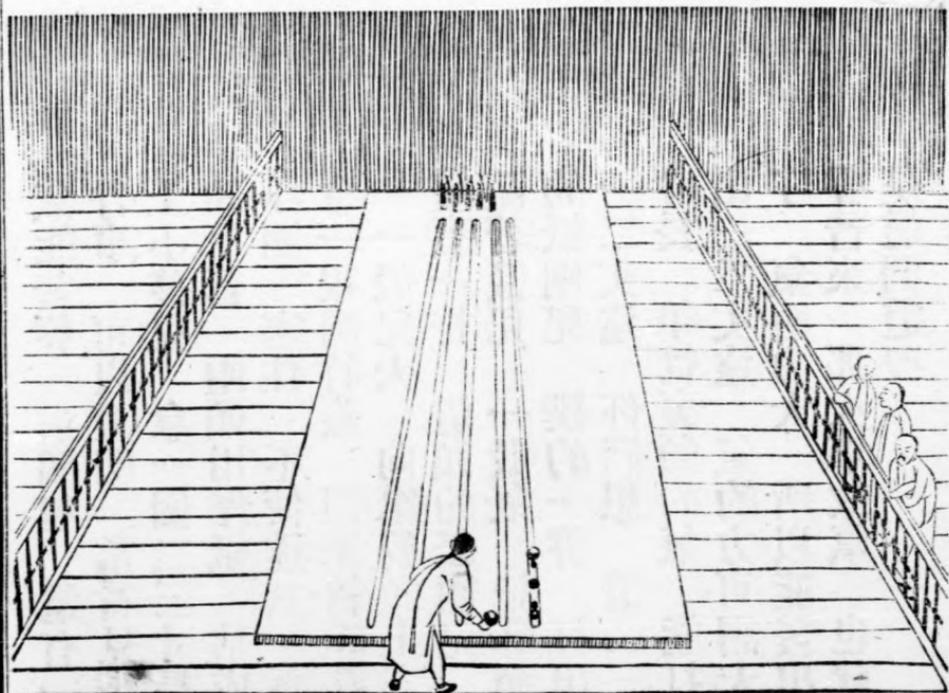
綠色玻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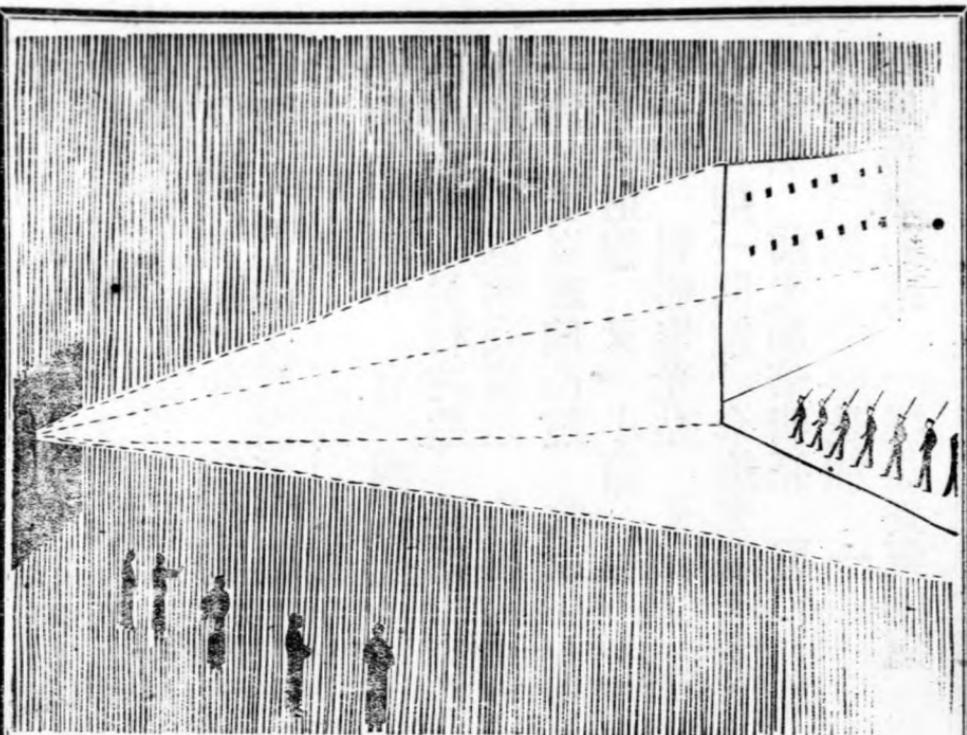
加一倍



氣能發聲 這個理 還有一件事 可以證明 常看見街上小孩兒 拿一個二三寸長的筆管 兩頭用溼紙 拈成小團 塞住 不使透氣 再拿一根圓竹籤 同筆管的孔一般兒大 向筆管頭上望裏一杵 這頭的紙團兒 隨著籤兒 一股氣 把那頭的紙團兒 撲的一聲 打出一二丈遠 你們想 這二三寸長 筆管裏頭的氣 能打出 一二丈遠 氣的力可謂大了 氣的力大 所以能發出聲音來 那火車放氣 也就是這個道理

氣和力 兩件事 分不開
有氣就有力 有力就有氣
不過有時候 見氣不見力
有時候見力不見氣 火車放
氣 就是見氣不見力 那見
力不見氣的 是什麼事呢
上海茶園裏頭 多有打彈子
的地方 叫彈子房 那彈子
極大 打起來 用手托住
中指使勁 望前滾去 一股
氣 能滾至幾丈遠 人家都
說 這力量大極了 不知道
不是力量大 實在是氣大
沒有這股氣 彈子不會滾
得那樣遠 這就是見力不見
氣了





一學生 到打磨廠 福壽堂
戲館 看英國影戲 回來
問老師道 這影戲 從幾年
分上行出來的 老師說 你
估量估量看 學生道 大概
也就是近幾年裏頭 老師說
不對 遠遠的望前想 學生
道 有十年麼 一百年麼
老師說 還得望前想 學生
道 大概出不了本朝 老師
說還不對 學生道 是明朝
麼 不是明朝 必定是元朝
了 如元朝再不對 學生就不
敢再說了 老師歎道 你究竟
看書不多 所以說不清了 這
影戲 還是宋理宗三十五年

的時候 行出來的呢 那時泰西有一格致家 創出這燈光鏡 只能

用燈放光 後來到了明朝

泰西又有人改良製造 此人

死在穆宗隆慶初年 到了神

宗朝 又有人傳他這影戲燈

光還苦不足 一直到○本朝

乾隆五十四年 有一西人

自出心裁 另行改造 燈光

既足 影也明亮清楚 法用

一筒 上嵌玻璃凸鏡 收束

燈光的射線 又一小筒 也

安一鏡 對那聚光點 又在

燈後 襯一凹鏡 令燈光映

射返照 前光加倍明亮 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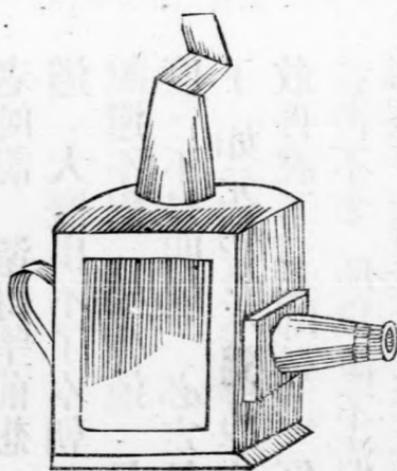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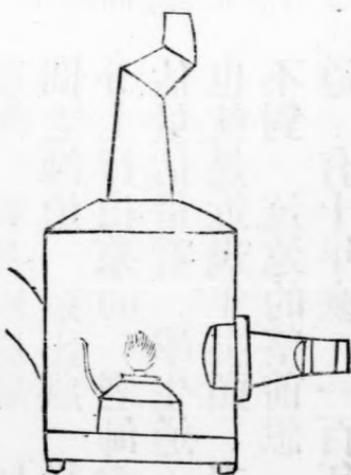
光約分三類 一樣是油 一

樣是養氣石精 一樣是養氣輕氣

燈的尺寸

可分七式

列表於後



燈鏡直徑

離屏遠近

圓光直徑

一寸二分

三尺二寸

二尺四寸

一寸四分

四尺

三尺二寸

一寸六分

五尺二寸

四尺

二寸

六尺四寸

四尺八寸

二寸四分

八尺四寸

六尺四寸

二寸八分

丈一尺二寸

八尺

如燈在桌子上

桌子高

或三尺四尺不等

屋高從頂棚

到地上

或八九尺

那圓光直徑

可以從六尺到八尺

燈有此七式

玻璃鏡光

亦有三式

附列如左

後端嵌安單縮鏡

口面一寸半到三寸半

後端嵌安雙縮鏡

口面三寸到四寸半

後端嵌安雙縮鏡

前端嵌安雙合改色鏡

筒上有螺螄轉

可以旋扭對光

燈匣係呂宋木

掛有鐵裏

三種光

此

燈都可用

用油燈

光亦大

能射出一丈

到一丈二尺

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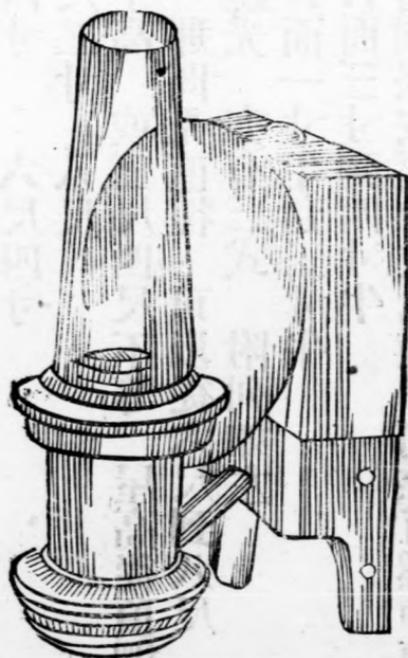
若用二氣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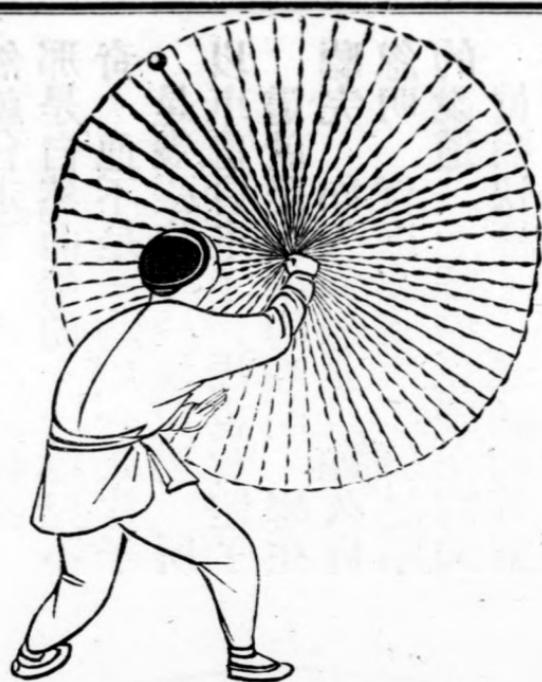
光更大

能射出二三丈遠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學生又問道 油燈光 用什麼油呢 老師說 白蠟油也行 鯨魚油也行 把油灌滿油箱 箱內有管 自能流到燈中 學生又問 那後面凹鏡 怎麼安法呢 老師又畫了這個圖 給他看 並指著說 這個圓式凹鏡 是銅胎 蘸銀的 光亮無比 但須時常擦磨 學生又問 儻或油光不足 怎麼辦呢 老師說 那容易 兌點兒潮腦在裏頭 光就足了 學生又問 多少油 兌多少潮腦 有定率麼 老師答道 有定率 潮腦比油 總在十分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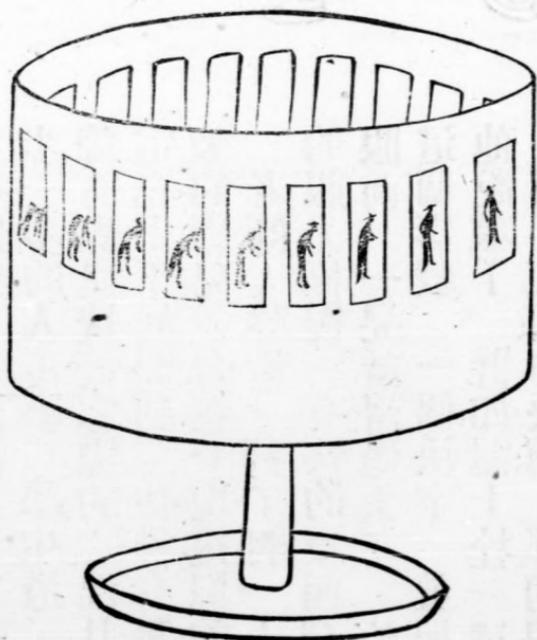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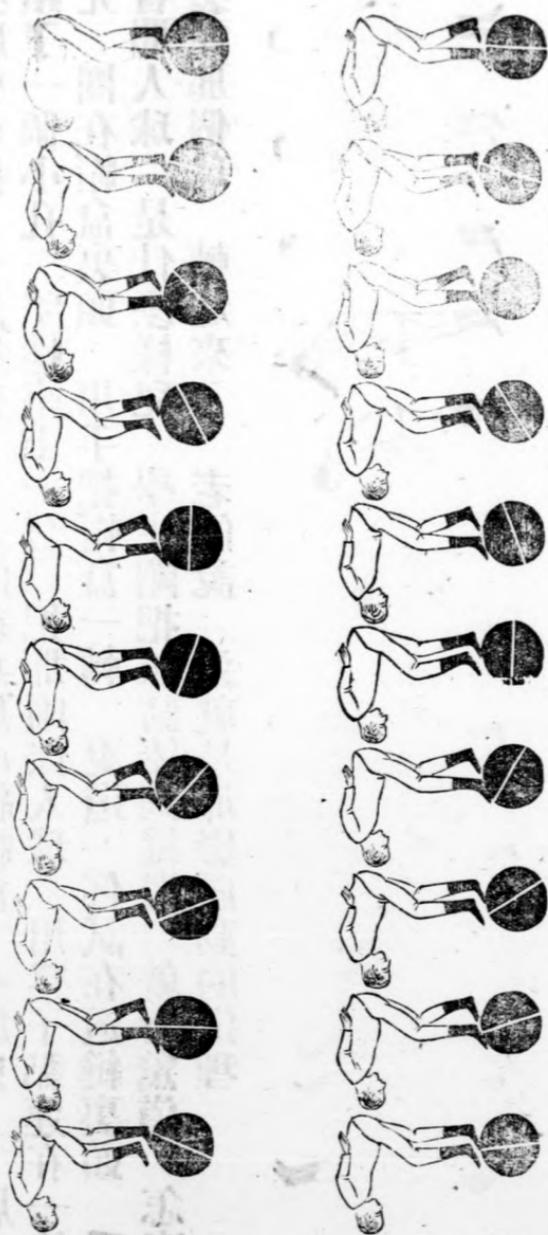
學生又問道 那影兒 究竟怎麼會動的呢 老師說 你看那影兒 是清清楚楚 一步一步的人走麼 學生道 總有點兒恍恍惚惚的 況且電光上下的閃動 彷彿有無數的影兒 合在一塊兒似的 老師大聲道 對了啊 人的眼光極慢 有快的東西到眼前 一晃就滑過去了 他這個影戲 一個快字 就把他說破了 譬如繩上拴一球 用手使勁的快轉 那明明是一根繩 能變成一個大圈兒 那就是影兒快 眼光慢 所以把多少影兒 合成一

個圈了 多少繩影兒 併在一塊兒 就會成個圈 那多少脚影兒 併在一塊兒 自然就會走了 說破這個理 那是自然而然的 一點兒不奇 他不是一齣戲一張片子 是幾張片子一塊兒動 所以車也會走了 馬也會跑了 這就是光學的理啊 學生聽完 如久病忽愈 如久盲忽明 喜出非常 手舞足蹈的說道 老師今兒晚上講的 真痛快極了 老師指著窗外道 天已明了 你可去歇歇兒罷 學生答道是 就欣欣然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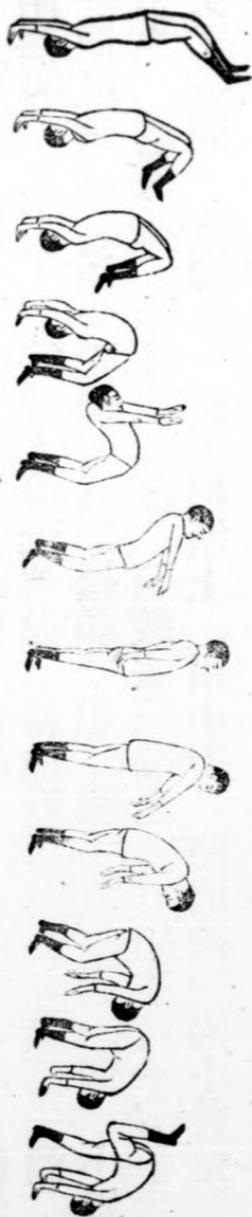
(圖說見後)



那個學生 歇了不多一會兒 又到書房來了 老師提起筆 就畫了
 兩個圖 又畫了四條球人等玩藝兒 給他看道 你照著第一圖 找
 一圓紙盒來 學生把圖一看 擡頭一想 隨手就拿過一個 小紙帽
 盒來 老師說 這帽盒太深 可絞去三分之一 學生就拿剪子 絞
 去了一圈 老師說 你再把邊上 用小刀 照圖挖一圈小縫兒 學



生應聲就挖 一忽兒得了 老師就拿那小紙帽盒 在底兒上 居中
鑽了一個小孔 望蠟臺上一套 把那兩條人球 用漿子黏連在一塊
兒 圈在帽盒裏頭 用手把帽盒一轉 說道 你試在這縫裏頭 看
看那人球 是什麼樣兒 學生剛把眼睛湊到縫邊 就大驚道 怎麼
裏頭那個球 轉起來了 老師說 這就是那影戲動的道理





杜鵑 也名草鴉 身長一尺
 一寸 翅展二尺四寸 毛極
 厚 卻極軟 嘴上的毛 卻
 又極硬 白天不出來 到太
 陽落後 就飛出來了 叫喚
 的聲音 彷彿哭似的 陰類
 的鳥 大致叫喚得多不好聽
 亞洲歐洲非洲美洲 都有
 這個鳥 愛喫夜蝶蜻蜓羌螂
 等物 下的蛋白色 也有
 灰色的 也有花的 毛色
 頗好看

得樓干 尾巴長得極好看

又軟又長 毛又極厚 從腦

袋上 到尾巴尖 都是綠色

脖子底下 到肚子上 都是

紅色 紅綠相襯 鮮艷可愛

這鳥同埃田鴈鳥相仿佛 不

過埃田鴈鳥 尾巴上 只有

兩根長的軟毛 這個得樓干

尾巴上 長的軟毛 比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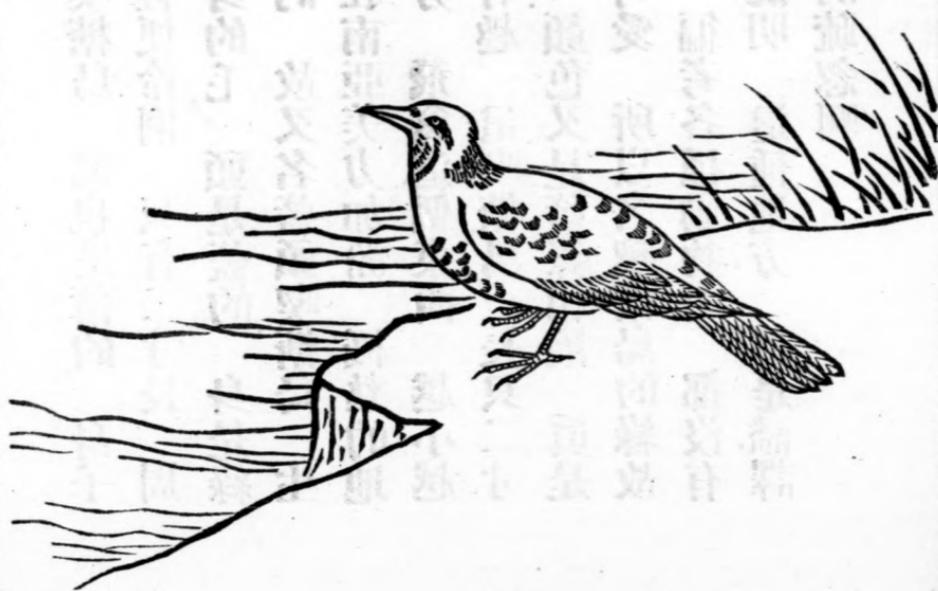
田鴈鳥還多 也比埃田鴈鳥

好看 專喫小蟲子 喜歡獨

居下的蛋紅色 生在亞美利

加 及亞非利加極熱的地方





食蜂鳥 生在歐羅巴洲 身
長一尺一寸 翅展一尺七寸
愛喫蟲子 蟲子中 最愛
喫黃蜂蜜蜂等類 所以叫食
蜂鳥 在庭院之中 看見有
黃蜂 或蜜蜂飛過 他必飛
追過去 隨捉隨喫 愛在河
邊上居住 住的地方 多在
地洞裏頭 一羣一羣的 大
小都住在一塊兒 亞非利加
及印度地方 也有這樣鳥
性情與歐洲生的相同

喫糖鳥 嘴也是薄的 身子
輕便伶俐 只有二寸長 周
身的毛 頭是藍的 身是綠
的 故又名藍頭喫糖鳥 生
在南亞美力加洲 極熱的地
方 飛禽這個東西 越小越
有趣 這喫糖鳥 長只二寸
顏色又是藍綠相襯 真是
可愛 所以名喫糖鳥的緣故
備考各種動物書 都沒有
說明 這種地方 都是譚譯
的疏忽啊



常 雁 得 不 往 變 陣

其 雁 得 不 往 變 陣

其 雁 得 不 往 變 陣

其 雁 得 不 往 變 陣

其 雁 得 不 往 變 陣

其 雁 得 不 往 變 陣

其 雁 得 不 往 變 陣

其 雁 得 不 往 變 陣

其 雁 得 不 往 變 陣



淡黃唧啾 身長六寸 瘦小

輕便 嘴尖長 尾巴上 有

兩根毛 極長 並且交互同

又兒似的 周身的毛 光亮

異常 跳躍輕利 飛舞伶便

愛喫花漿 及小蟲兒 生

在亞美利加洲 美洲的婦人

喜歡用這個鳥的毛 妝飾

衣冠 所以多爭取這鳥 生

得少 用得多 幾幾乎絕種

現在與這鳥相仿佛的 又

察出五百餘種來了

美麗唧啾 身長比淡黃唧啾

止有三分之一 毛色比淡

黃唧啾 更爲好看 生在南

亞美利加洲的 巴西國 這

個鳥 與藍頭喫糖鳥 大小

不差什沒 也都生在南亞美

利加洲 可見南亞美利加小

鳥多的很 像這美麗唧啾

同那藍頭喫糖鳥 都是世界

上極小的鳥 別洲都沒有見

過 這種小鳥 就是長得不

美 也很有趣 況且美麗異

常 那得不令人珍愛啊





尖嘴的類 有一種 名吸花
漿鳥 生在澳大利亞洲 及
新西蘭地方 愛喫花裏頭的
漿 所以名吸花漿鳥 這個
鳥 叫喚的聲音 極其可愛
他的肉 也很好喫 因花
裏頭的漿 原是雨露的精華
是一樣美物 禽鳥喫了
自然羽毛豐潤 現出光彩
叫喚的聲音 也清亮可聽
就是他的肉 也因吸了花漿
所以鮮美阿

尋常爬鳥 身長五寸 翅展
八寸 生在歐羅巴洲 中央
地方 他搭起窩來 愛在枯
木上 如找不到枯木 他就
在高大的樹上 啄一大孔
在裏頭藏著 喜喫樹皮上的
小蟲子 如沒有小蟲子 他
就飛出來 找別的喫 不拘
稻子 膏粱 玉米 小米兒
一概都喫 叫喚的聲音
極可愛 也是爬行鳥的美種



黃髮大土

且其

只

去

西

小

果

菜

到

一

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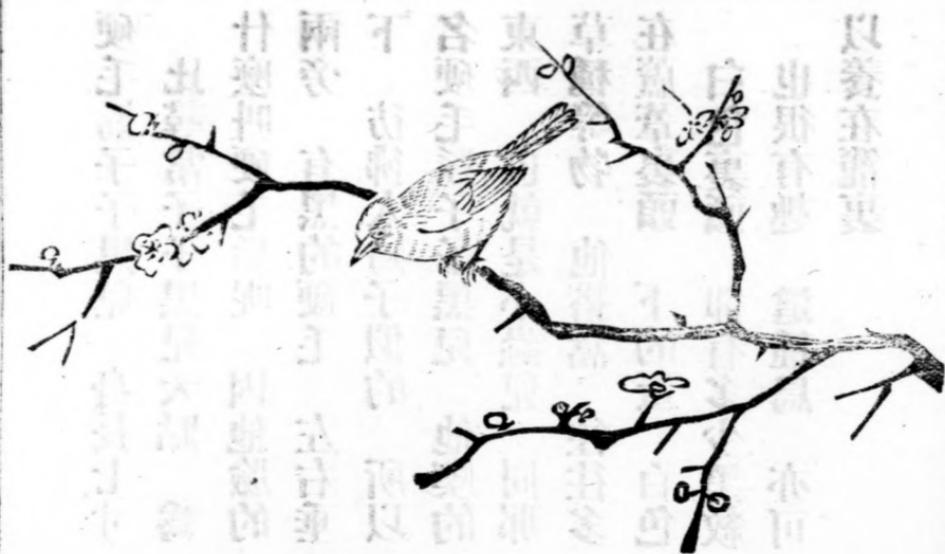
湖



穀爬鳥 身長六寸 翅展一尺二寸 嘴是直的 且極短 在枯木裏頭搭窩 或古廟及破牆裏頭也有 愛喫小蟲子 及稻 梁 黍 稷 等物 五穀爲物 本是天生 給人喫的 那裏頭 自有一種滋味 也不是甜 也不是鹹 說不出是什麼味兒 人都喜歡喫 禽鳥中 也有許多鳥 都喜歡喫五穀的 真是能養萬物的無價寶

歐羅巴洲 有一種最小的鳥
名樹串兒 也是爬行鳥的
一類 身長 三寸五分 翅
展六寸 生在密林裏頭 樹
葉最多處 性愛喫山裏頭的
小果子 這個鳥 雖是小物
却很聰明 他搭的窩 極
巧極奇 這種小雀兒 看上
去 彷彿不會搭甚麼窩 那
兒知道 他不但會搭窩 並
且比那喜鵲等類 搭得還巧
真是天生的能耐





金冠串兒 身長三寸多 大
小與樹串兒相似 翅展五寸
多 比樹串兒更小 也是個
小雀兒 生在世界不冷不熱
的 溫暖地方 專喫小蟲子
別的不喫 叫喚的聲音
又圓又脆 很有趣兒 這類
雀兒 多是會叫喚的 這金
冠串兒 叫喚的尤其好聽
爲甚麼叫金冠串兒呢 因他
腦袋上 有黃絨毛 彷彿帽
子似的 所以有此美名 下
的蛋 如同豌豆大 水紅色
並有灰色點兒

硬毛鬍子子黑兒 身長七寸

比尋常子子黑兒大點 爲

什麼叫硬毛鬍呢 因他臉的

兩旁 有黑的硬毛 左右垂

下 彷彿人鬍子似的 所以

名硬毛鬍子子黑兒 他喫的

東西 也就是小蟲兒 同那

草種等物 他搭窩 往往多

在蘆葦裏頭 下的蛋 白色

白色裏頭 卻有多少黑紋

也很有趣 這種鳥 亦可

以養在籠裏





黑雀兒 周身的毛 都是黑色 喜居小樹林中 及花園等處 愛喚小蟲子 及山果等物 歐羅巴地方都有 歐羅巴人 最喜歡聽這個鳥叫喚的聲音 所以養育這個鳥的很多 禽鳥這樣東西 所以比走獸有趣 就是這叫喚的聲音可愛 況且飛舞靈動 天機活潑 忽上忽下 隨風來去 眞令人賞心快目

屠戶鳥 又名大虎伯勞 有
牙齒的鳥 沒有再比這鳥大
的了 故名大虎伯勞 身長
一尺 翅展一尺五寸 嘴是
扁的 卻又很尖有勾 小鳥
也喫 小獸也喫 小蟲子也
喫 性極殘忍 看見動物
就要咬死 食量不大 往往
咬死的 都喫不了 拋在荊
棘裏頭 因他殘忍 如同屠
戶 所以名屠戶鳥 生在歐

巴洲的 中央地方





燕八哥兒 身長八寸 翅展
 一尺六寸 喜歡同人在一塊
 兒 極其有趣 他叫喚的聲
 音 時常改變 因他能學各
 種鳥的聲音 所以叫喚起來
 一忽兒音高 一忽兒音低
 聽見小雞子叫 他就學小雞
 子的聲音 聽見小獅子咬人
 他就學小獅子的聲音 聲
 音雖小 頗也很像 人家養
 著 每每教他言語 如有客
 人來到 他便說客來客來
 真是有趣的鳥兒

雙行燕八哥兒 同尋常八哥
彷彿 生在巴西國 腦袋上
有幾根長翎毛 嘴也極長極
尖 彷彿竹筍似的 其實這
種鳥 並沒有什麼意思 不
過外國人好學的脾氣 有一
樣東西 到了眼睛裏頭 必
定就要把他畫了圖 記下來
況這禽鳥一類 外國人尤
其喜歡 所以只要見過 沒
有不畫圖的 就如這鳥 就
是巴西國有 今有這圖 不
必到巴西國 人人如同目見
圖這樣東西 是不可少的





紅達拿絕 身長七寸 嘴是硬的 並有三稜 愛喫小蟲兒 生在巴西國的南界 這個鳥 周身的毛 多是紅的 鮮艷非常 在日光中照耀 真是可觀 兩箇翅膀 另是一色 公的毛色 更爲華美 禽鳥所以有趣 就因毛色可愛 或是藍的 或是黃的 或是紅的 令人不得不愛 再加以叫喚的聲音 清脆可聽 那就是聲色俱全了

尋常鴈鳥 生在歐羅巴洲

亞細亞洲 亞美利加洲 這

三洲地方都有 喜歡在深密

的樹林裏頭 搭窩居住 人

家知道他的脾氣 每到深林

裏頭去找 一找就有 有了

就可隨手捉住 因這個鳥

性喜戀人 所以容易捉獲

捉到家中養育 也極容易認

人 叫喚的聲音 也極好聽

所以人家多喜歡養他 愛

喫小山果 及小蟲子等物





海角土拉過 同海角過立鳥
是一類 生在亞非利加洲的
南界 及東南界 形狀大似
鴿子 腦袋上有毛冠 也頗
好看 愛喫軟的水果 這個
海角土拉過 比那海角過立
更美 周身的毛是綠色 毛
冠同翅尖 都是紅色 嘴是
黃色 又紅又綠 耀人眼目
禽鳥比走獸有趣 就是這
羽毛 鮮艷可愛 獸就比樹
鳥就比花 樹雖然好 究
不如花的鮮艷

綠啄木鳥 身大 同鴿子相
彷彿 喜歡爬地 也最會爬
樹 嘴極堅硬 又極尖利
在樹上 沒有別的事 把嘴
不住的在枝上啄 如樹縫中
有小蟲兒 就啄喫淨盡
周身多是綠毛 在綠林叢中
簡直是一個顏色 遠遠的
一望 分辨不出 那個是葉
兒 那個是鳥兒 有時彎著
身子 啄喫小蟲兒 尾巴向
下 彷彿是彎弓的樣兒





蛇皮鳥 也是啄木鳥一類
又名歪脖子鳥 因他的脖子
能歪來歪去 所以有這別名
身長七寸半 性與綠啄木
鳥 不差什沒 也喜歡啄木
也喜歡喫樹枝兒上小蟲
不過嘴沒有那樣硬 毛色也
不是綠的 另是一種顏色
且另有一種毛紋 彷彿蛇皮
是的 所以名蛇皮鳥 這種
鳥 多生在歐羅巴洲地方

裁縫鳥 也是布穀類 身體

大小 彷彿黑雀兒 生在南

亞美利加洲 及印度地方

美國的鳥 沒有再比他伶俐

的了 他能把樹葉 縫成一

窩 掛在樹枝兒上 比機匠

鳥還巧 性喜近人 且能學

習人語 真是一個巧鳥 印

度國 有東印度 西印度

南印度 北印度 中印度

五個印度 這裁縫鳥 就是

西印度及南美洲有





林中孔雀 公的極大 母的極小 頂大的 身長四尺 翅展五尺 同母的比起來 一個是大兩倍 一個是只有三分之一 生在歐羅巴 及亞細亞的北界 愛喫松樺等樹的嫩芽兒 及山果小蟲子等物 他飛起來 最喜歡躲在極高的樹上 一則可以避人 一則可以找喫的東西 這種鳥 形狀雖大 膽子極小 所以常防人害他

喇叭鵝 是信天翁一類

身長二尺 生在中亞美利加

喜居熱地的大山樹林中

叫喚的聲音 奇怪得很 彷彿

吹喇叭似的 所以就名喇

叭鵝 也喜歡喫小蟲兒

性也近人 容易養育 肉也

可喫 這個鳥 脖子極長

尾巴極短 形狀似鴨子 也

能在水地行走 鴨子叫喚的

聲音 很不好聽 這個鳥

比鴨子 還要叫得古怪呢





西士奈端 苦心好學 重
學的道理 就是由他發明
的 終身未曾娶妻 他有
幾樁小事由 說給大家聽
聽 便知道他的大名聲 並
不是容易得的了 有一回
約定了朋友 到他家裏喫
飯 朋友來到 他正在專
心用功 早把請客那件事
丟在九霄雲外 家裏人
亦不理會 飯菜只預備了
一分 這客人更不拘泥
喫飽了就走 等到自己要
喫飯 菜也沒了 麪包也
淨了 自言自語的說 難
道我已喫完了嗎 喫的是

甚麼東西 怎麼一點兒也記不得了

又一天獨自靜坐 一言不發 家人料他該餓了 送了幾個雞蛋來

要看著他喫 他不耐煩 叫家人出去 家人沒有法子 便囑咐奈端

道 這裏有火鑪 雞蛋放在鍋裏 三分鐘就可喫了 奈端答應 說

是了 等了一會功夫 家人來看 只見他手裏拿著雞蛋 鍋裏煮著

一個表奈端多年苦學 著書甚多 都還沒有刊印 一日出門回來

走進書房 只見他所愛的小狗 把蠟燭碰倒 桌上堆的書稿 都給

燒完了 這時奈端年老 自知不能再作此稿了 心中雖是痛惜 並

不打狗 對那狗說道 你害人不淺 你自己還不知道嗎 有大學問

的人 性情溫和 人所學不來的



奈端更有一事 甚是可笑 他養了
 兩個狸奴（狸奴是貓的別名）一大
 一小 日夜不離左右 喫同貓喫
 臥同貓臥 夜間關了房門 又怕他
 出入不便 因找了一個木匠 在他
 臥房門下 要挖兩個穴洞 也要一
 大一小 同兩貓的身子相稱 木匠
 向他說 兩貓只要一洞 大的能出
 入 小的亦能出入 何必挖兩個洞
 呢 奈端一定不答應 木匠再四的
 分說 到底他沒有解悟 奈端的學
 問極大 算理精深 偏會不明白這
 些小事 可見大處明白的 未必小
 處不糊塗 用心太過的人 遇著不
 要緊的事 往往愛鑽牛角尖 如奈
 端此事是也

古時掃羅門王 以智著名 有二婦
來王前爭訟 每人抱一小孩 一生
一死 一婦說 我與那婦同居一室
各人有一小孩 那婦把自己小孩
壓死 乘我酣睡 用死孩換了我的
活孩去 我睡醒一看 死孩不是我
的 那婦接着口說 活孩是我的
死孩實是他的 爭辯不已 王即說
道 取一刀來 把活孩分切兩半
一半與你 一半與他 一婦呼道
不必分開 還是把孩子給他罷 一
婦恨道 我不願要他 還是殺了罷
王聽了此話 知道那不願殺孩子
的 必是真母 此案遂了





一個人的悟性 最爲要緊 無論
 事體大小 有悟性的人 總不能
 難倒了他 婦羅門王 又有一段
 事 請大家聽聽 藉此可以開發
 心思 並不是甚麼大事 王后希
 巴 要想試試婦羅門王 取了兩
 個花圈 一圈是真花紫成 一圈
 是極巧的人工作成 放在一起真
 假難辨 王把花圈看了又看 左
 右臣工 說圈都是真的 王笑了
 笑 自己亦未能決斷 忽然飛來
 一個蜜蜂兒 依近一個花圈盤旋
 不去 後又飛近那邊花圈 毫不
 留意 就飛去了 王指著蜜蜂先
 近的那圈 說這個是真的了 果
 然不錯

斯提文孫 乃是一位有名的工程師
創造火輪車 全地球上 沒有不知道
他的 這樣大英雍 偏有一件極小的
事 叫人聽到耳朵裏 不由不感動仁
心 一件甚麼事呢 他住的屋子 有
一個天窗 夏日支開 受些新鮮空氣
一日天氣稍涼 因把天窗關閉 過了
些時 有一隻鳥兒 飛來飛去 直是
撞那窗上的玻璃 不久的工夫 鳥便
撞死了 斯提文孫 甚是納悶 登高
一看 原來窗內搭了個鳥巢 老鳥關
在窗外 雛不得食 早已餓死 老鳥
亦因此傷生 要想救他 已不及救
斯提文孫 不禁痛哭 就仿佛傷了自
己兒孫一樣 你想這位英雍的眼淚
豈是容易落的 真性感發 即小可以
見大 這是萬不能假作的





德國前宰相 俾斯麥 乃近世第一名人 他年輕的時候 性情傲慢 舉動乖張 在一家樓上租住

呼喚下人不便 叫房主人替裝

喚鈴 房主人不允 說你租房的

時候 並沒有說明 一定要裝

須要你自己出錢 俾斯麥心中不

喜 過了幾天 忽然大聲轟震

鎗砲發於樓上 主人駭極登樓 只

見俾斯麥 安坐椅上 口啣雪茄烟

一手執書 一手執鎗 滿樓的烟

硝氣 問他何故 俾斯麥道 作甚

麼大驚小怪的 我這裏放空鎗

呼喚下人 初次受驚 日後聽慣

了 就不怕了 主人無法 只得

替他裝上喚鈴

瑞士國人 有一位大博物家 名叫亞嘎雪士 遊美洲 學問淵深
名稱列國 不知道的 都說他的學問 是天生來的 那裏曉得 他
年幼時候 便知隨處留心 看見
了蟲鳥花草 樣樣考究 總要明
白那各物的性情 心裏纔快活
美國各種工人 多在街市上工作
亞嘎雪士 最喜觀看 回到家
中 就仿著樣子作 他妹子玩的
小泥人 穿戴小鞋小衣小帽 又
有一個小水桶 都是他替作的
這些事 雖是小孩子游戲 到後
來學問成就 可全得了這些事的
力 手指靈妙 自幼習慣 所以
能成大名 不會戲耍的小孩 腦
筋必短 日後必成廢人 現在各處設立小學 講求教育 斷勿錮禁
學童 從他們玩耍時候 細細察看 有才無才 不難預料也





西洋公爵惠靈敦 爲人最和氣 有
 一天清早起來 到花園裏散步 看
 見一個童子 蹲在地上 像是幹甚
 麼似的 走近前去看 敢則就是
 園丁的兒子 彎下腰 子細一看
 那童子手拿食物 喂他所養的蝦蟆
 問他做甚麼喂這蝦蟆 童子答道
 我要到學堂讀書 無人喂他 恐
 怕蝦蟆餓著 惠靈敦對他說 你且
 放心 我來替你照管 趕緊到學堂
 用功去罷 童子既去 還怕他不肯
 放心 又親筆寫了一封信 送到學
 堂 告訴童子說 蝦蟆沒有餓著
 學生們請看 堂堂一位公爵 因爲
 這些小事 對園丁的兒子 尚且這
 樣和氣 別的事情 更不待說了

普魯士國大王 弗來特力 有一名護衛
親兵 膽量極大 性情可是傲慢得很
他因無錢買表 拿了鎗彈子 掛在一條
表鍊子上 放在衣裳兜裏 也作爲有表
的樣子 大王知他如此 有意取笑 在
身邊掏出表來 給他看道 我這表 現
在是六點了 把你表拿出來對對 那親
兵真有膽量 絲毫不怕 大模大樣的
取出鎗彈子 指著對大王說 我的這表
不計時刻 常要帶在身上 恐怕忘了
拚命報國的時候 大王聞聽這話 感他
忠義 把自己的表 解下來 掛在親兵
身上 並安慰了許多好話 普魯士 就
是現在的德國 德國兵最強 請看此事
能得兵心 怎麼會不強啊



學生們都知道地是圓的 美利加洲 同我亞細亞洲反對 可曉得那
美洲 是誰找著的呢 意大利國 有一名人 姓哥倫布 名叫基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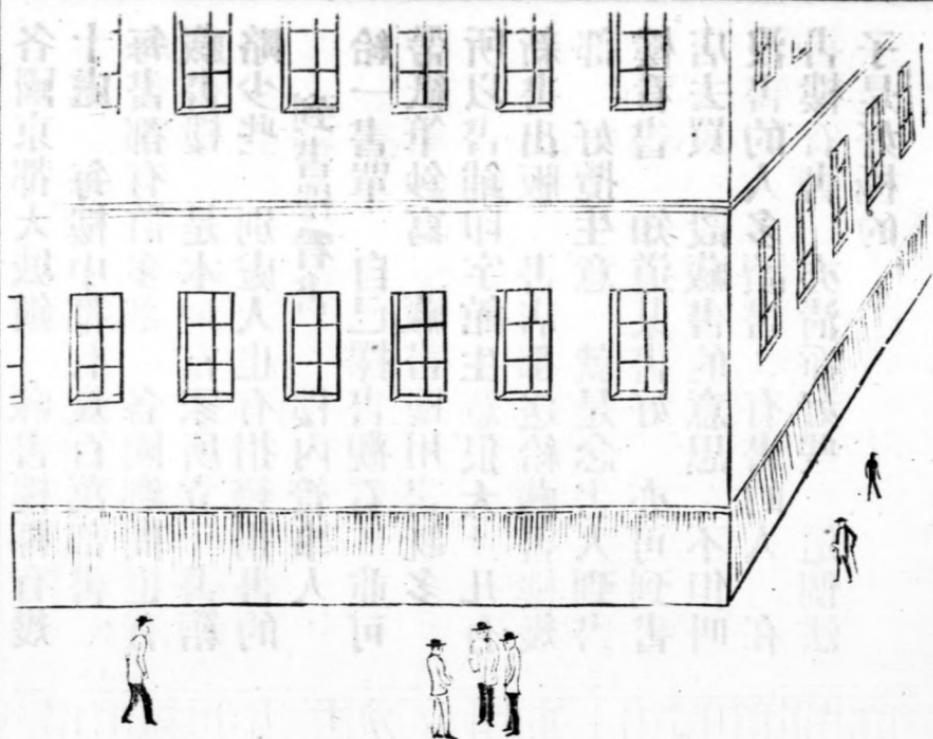


還算甚麼本事 我們誰不會呢 哥倫布笑道 衆位固然都會 獨我
敢磕破他 便是略有膽識 尋得美洲 無異此事也

斐耳 費了千辛萬苦 好容易遇
著西班牙王后 幫助他金錢 纔
找著這美洲新地 這且不提 最
可笑是那班說現成話的 妒忌哥
倫布的大功 說道 這也算不了
甚麼 不過在海裏偶然遇著 未
必先有所見 哥倫布聞聽此言
並不爭論 隨手拾了個雞蛋 對
大家說 你們能把雞蛋立住不能
衆人試徧 都不能立 哥倫布
把雞蛋輕輕一磕 蛋殼微破 居
然立住 衆人大嘆 蛋殼破了

克虜伯 是德國有名的造礮師 他那
造礮的廠 就叫克虜伯廠 廠裏有一
極大鐵鎚 分兩鈞五十多噸 運用起
來 非常靈巧 若是仗著機器運動
亦不為奇了 有一天德王來到廠中
看見此鎚 叫他們試驗試驗 克虜伯
指引鎚工 對德王說道 這工人名叫
富利士 他能手拿此大鎚 離近鐵礮
一分 鎚不著礮 德王半信半疑 因
在身邊 取了一個金鋼石表 價值萬
元 放在礮上 叫富利士舉鎚近表
不准傷損絲毫 富利士從命 果然鎚
貼表面 表面的玻璃 微似有聲 提
鎚細看 絲毫不損 德王大喜 立刻
把表賞給鎚工了 這等大賞賜 並非
德王好奇 非此不足以勸工也





泰西各國 不但人
人到學堂讀書 還
可到藏書樓看書
藏書樓 有的是國
家用公款所立 有
的是勸學會捐款所
立 樓內各種書籍
地圖 報紙 准
人隨便觀看 不取
分文 如要將書借
出 必有保人方可
書有損壞 要照
書價賠償 每次借
書 只限兩本 限
期各處不同 大約
在兩禮拜的工夫

各國京都大城鎮 藏書樓都有幾
十處 每樓中都有幾百萬部書
每書都有許多部 各國鄉間也有
藏書樓 是本地富家所立 書籍
略少些 別處人也有捐錢捐書的
到書樓看書 樓內管事人
給一書單 自己擇書觀看 並可
帶紙筆鈔寫 藏書樓用書既多
所以書鋪印字館生意很大 凡有
新書出版 書店都送給藏書樓幾
部 好攬生意 就是念書人到書
樓看書 知道某書好 亦可到書
店去買 設藏書的意思 不但叫
沒書的人多讀書 有書的人 在
書樓看書 亦清淨好些 這個法
子是好極的





土耳其國 就是古時候的突厥
 從前已講過 今再講他的一樣風俗
 中國人吃飯是用筷子匙子
 外國人吃飯是用刀子叉子
 獨土耳其的人 也不用筷子匙子
 也不用刀子叉子 就伸手抓來吃
 不拘是菜是飯 伸出手來 就一把抓到嘴邊
 張嘴就吃 相沿不改 真是異俗
 他們坐起來 也沒有椅子 把席鋪在地上
 盤腿坐著 鞋子多脫在門外
 看見是幾雙鞋子 就知道屋內有幾個人
 這還有點古風

外國賓主相見的禮 彼此脫帽 就算恭敬 若尋常熟人 各伸右手 彼此相握 跪禮 在外國是極重的 惟拜耶穌天神 始行跪禮 此外雖見君主 也不叩頭 前在廊房頭條胡同 見洋人坐一東洋車 在拐彎的地方 被石頭一兜 把車翻倒 洋人大怒 拿起鞭子來 正要想打 那車夫雙膝跪下 洋人即變怒成喜 仍跳上車 叫他前拉 旁人都以為這個洋人好說話 有一通西學的 說道 外國跪禮最重 今車夫跪下 自然沒有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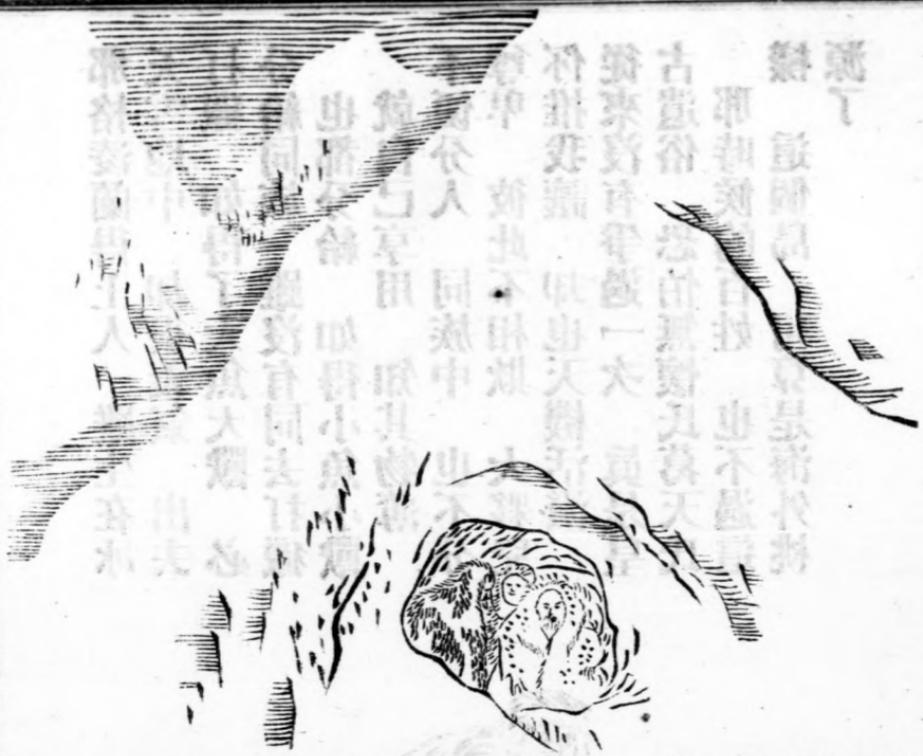




外國已嫁的女子 與未嫁的
 女子 分出尊卑 譬如坐馬
 車 已嫁的女子 坐上位
 未嫁的女子 坐下位 那是
 一定的 嫁出後 就同男子
 一樣 事事可以坐主 凡帶
 去的錢財 若被夫用去 可
 以告官 定本夫的罪名 即
 此一端 可見泰西尊女權
 也不許夫納妾 納妾的流三
 年 但議院軍務 以及公司
 廠局 婦女可不能干預 這
 樣說來 女權雖尊 也有有限
 制 未曾出嫁的女子 頭髮
 下垂 住不編 外國此等
 風俗 都不可不知

去年七月十二日 第四
十六號畫報 記過婚姻
學校 那婚姻學校 不
過是教做媳婦的道理
如到嫁娶的時候 可又
是什麼規矩呢 他們國
裏 又有一婚姻局 凡
嫁娶的人 須先入局
得了教師國家執照 然
後赴教堂 行交換戒指
禮 如沒有執照 終久
不能嫁人 這也是英國
的風俗





亞美利加洲 極北的地方

有一海島 名格凌蘭得 又

名青地 這個地方 氣候極

冷 在北寒道 緯綫六十度

到六十七度 地方遼濶

共數萬里 人類稀少 雪山

數千丈 連綿不斷 終年不

化 真是極寒的地方 這島

的土人 名衣司雞母族 無

可耕種 全仗著漁獵為生

住的地方 就把冰山鑿開

裹了魚獸的皮 藏在裏頭

這個世界 真是雪地冰天

那格凌蘭得土人 雖生在冰
天雪地中 却很義氣 出去
打獵 如得了大魚大獸 必
分給同族 雖沒有同去打獵
也都分給 如得小魚小獸
就自己享用 知其物薄
不便分人 同族中 也不分
尊卑 彼此不相欺 大夥兒
你推我讓 却也天機活潑
從來沒有爭過一次 真是皇
古遺俗 恐怕無懷氏葛天氏
那時候的百姓 也不過這
樣 這個島 可算是海外桃
源了



對屍家丁

請 感汗痛痛命與 敲出聲

殺人無不計其 知人人該財

只要 敲出聲敲門響聲財財

害大 珠珠下下

前前 珠珠下下

地地 珠珠下下

新新 珠珠下下

計計 珠珠下下

毋毋 珠珠下下

計一 珠珠下下

珠金山 珠珠下下

珠金山 珠珠下下



澳洲內地土人 性極殘忍

最爲無理 凡自己親人死了

就約同親族鄉鄰 齊集滿

堂 把這親人的肉 分割給

衆人喫 衆人一箇一箇的

都喫完了 然後自己人再喫

總以衆人喫得多爲好 本

人生前 如果是有名望的

衆人喫得必多 如結怨衆人

的 衆人就多不喫他的肉

所以總要喫盡方妙 否則家

裏的人 就沒有臉了 這種

真是野蠻禮 駭人聽聞 但

是學生們 多沒到過澳洲內

地 所以講給學生們聽聽

新金山 薩魔亞島土人 又
有一種 奇怪的風俗 家家
供著神像 極惡極可怕 有
什麼貴重的物件 就把這惡
像 放在上頭 是什麼緣故
呢 他們說這個惡像 賊都
怕他 若犯了這惡像 就要
害大病 所以貴重物件上
只要放這惡像 人就不敢偷
竊 這也是他們習俗使然
愚人誰不怕死 既人人這樣
說 還有誰敢偷呢 這也算
傻到家了



念齋即真齋也 果齋即果齋也

昔同念齋 念齋即真齋也 果齋即果齋也

將手記人 果齋即果齋也 念齋即真齋也

願是道人 果齋即果齋也 念齋即真齋也

善 果齋即果齋也 念齋即真齋也

趨 果齋即果齋也 念齋即真齋也

神東內 果齋即果齋也 念齋即真齋也

意 果齋即果齋也 念齋即真齋也

西丫 果齋即果齋也 念齋即真齋也

念 果齋即果齋也 念齋即真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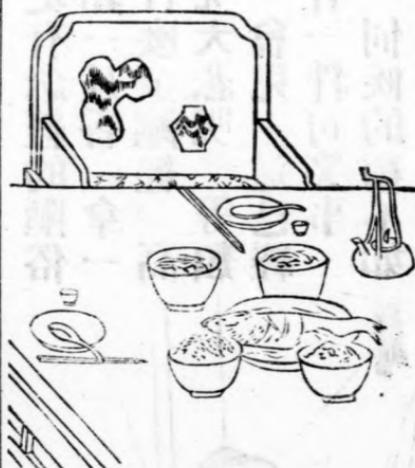
果齋即果齋也 念齋即真齋也

念齋即真齋也 果齋即果齋也

果齋即果齋也 念齋即真齋也

念齋即真齋也 果齋即果齋也

念齋即真齋也 果齋即果齋也



中國婦女 總是喜歡喫齋
南方人 更利害 每到六月
裏頭 喫齋一個月 最可笑
的 還沒有到六月 先把多
少雞鴨魚肉 連喫幾天 名
叫封齋 等到喫完了齋 又
把多少雞鴨魚肉 連日大喫
名叫開齋 其實前後合算
起來 那雞鴨魚肉 也足殼
一月喫的了 名為喫齋 實
同喫葷一樣 就是喫齋的時
候 那些菜 也有叫索雞的
也有叫素丸子的 總忘不
了雞肉的想頭 真是可笑
夏天喫素 本是養生一法
何必居喫齋的名兒呢

南方婦女 更有念經的陋俗
清晨起來 點一炷香 拿一
串佛珠 把什麼金剛經 高
王經 白衣呪大悲呪 等類
喃喃的念一會兒 這已經
不通了 還有一件可笑事
使喚的丫頭 伺候的稍不如
意 就用佛珠來打他 嘴裏
頭 一句阿彌陀佛 一句混
帳東西 自己也忘了念的甚
麼 隨念隨打 旁邊的人看
著 真是可笑 念經的事
原是教人慈悲 如何嘴裏念
經 手裏打人 於本意大相反
背 何必念佛呢 就是不罵人
念佛的眞道理 果然能懂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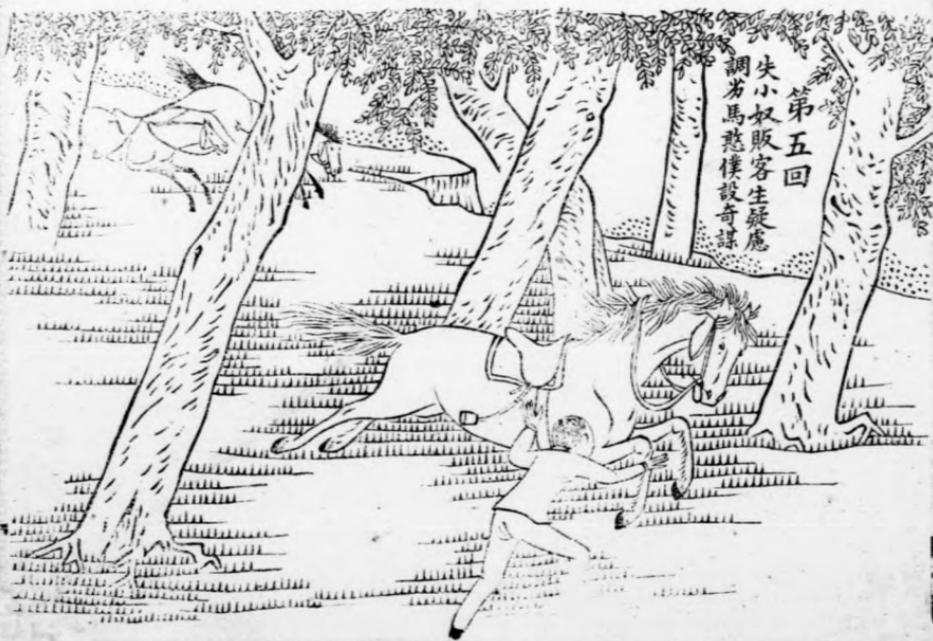
黑

奴

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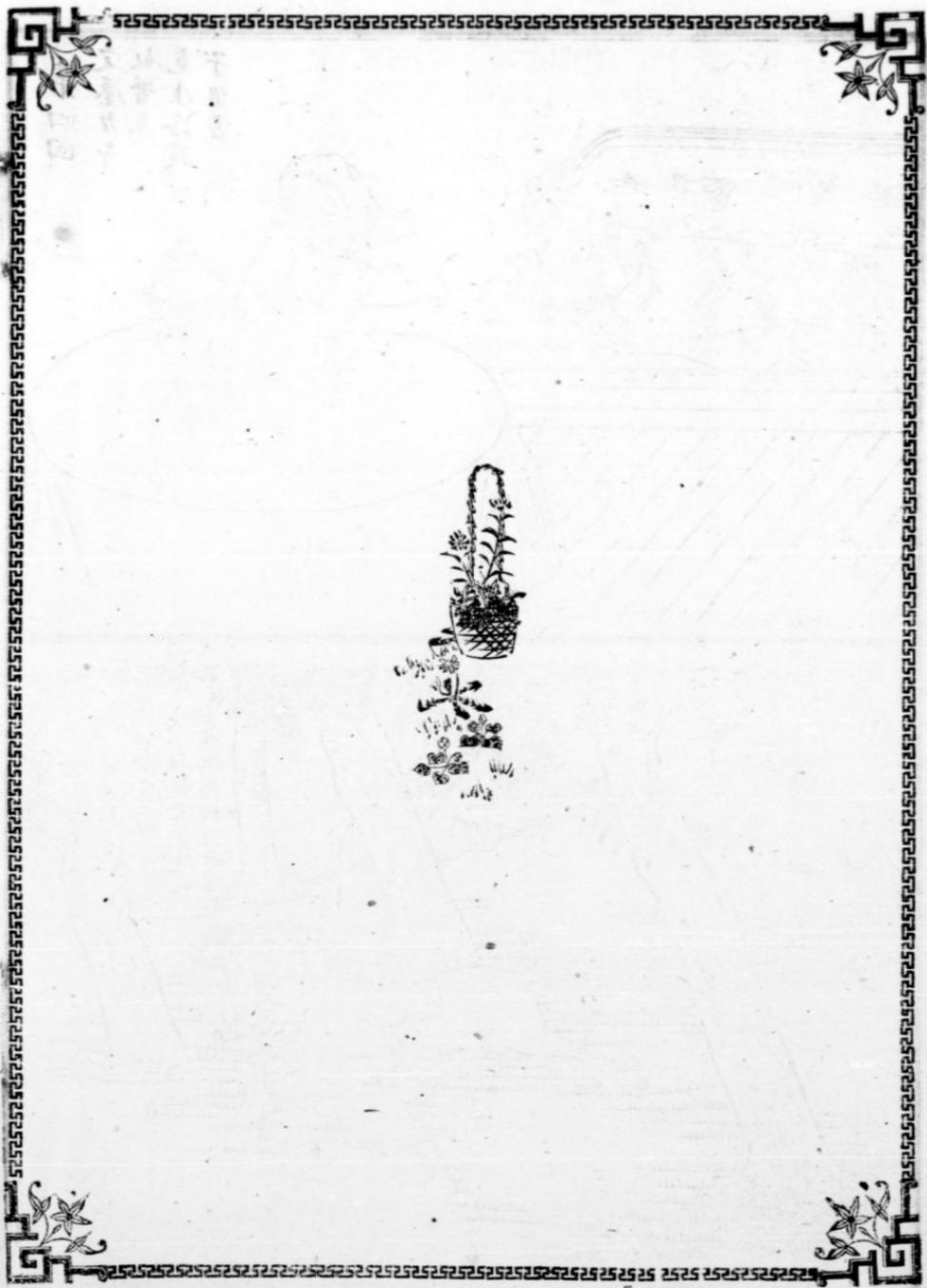
第四回

受壓力賣
奴署券
覓生路救
子留書



第五回

失小奴販客生疑慮
調劣馬愁僕設奇謀



第四回

受壓力賣奴署券 覓生路救子留書

話說意里賽自別了哲爾治 那一種愁腸 自是描寫不盡 終日間
一心禱告蒼天 保佑著丈夫 逃出火坑 不遭凶險 便算是莫大的
洪福 這時候 只有這一條腸子 早把海留要買小海雷 那件事
丟在九霄雲外 那裏曉得 命苦的人 要遇見不順心的事 是一件
跟著一件的來 這箇當口 我們接續前場 該說說海留的事了 且
說解爾培的家奴湯姆 他住家在解爾培家的隔壁 湯姆的妻室 名
叫克魯 克魯在解爾培家 專給愛密柳作飯 生了三個兒子 兩個
年已大 一個頂小的還喫奶 因為解爾培夫婦 待奴寬厚 所以湯
姆夫婦 狠得點天倫樂趣 湯姆沒事的時候 常求少主人 教他識
字讀書 少主人名叫喬治 喬治因湯姆資質聰明 狠說他好 不拿
常奴待他 有一天下晚時候 鄰人約湯姆喝酒 湯姆欣然而去 主客
豁拳行令 喝的高興極了 那知樂極生悲 就有一件敗興的事出來
甚麼敗興的事呢 這時候 湯姆在鄰家飲酒取樂 海留正來到解
爾培家裏 解爾培請海留入座 獻茶畢 海留先說道 今日我特爲

立字據來的 請你趕緊預備紙筆 解爾培與海留商量 只賣湯姆
不賣小海雷 商量再三 海留執意不依 解爾培賭氣取過紙筆 把
字據寫了 扔在海留面前 海留拾起來 核算了半天不錯 就請解
爾培畫押 解爾培取筆畫押 畫完了 把筆一擡 神色很不好看
海留得了這箇字據 高興的了不得 並沒理會主人待他無禮 這是
甚麼緣故呢 原來這項市井人 只要他得了便宜 就是你挫辱他
他也能曲意忍受 可謂廉恥喪盡了 海留既得了新字據 就把從前
欠錢的字據 交還解爾培 解爾培接過來說道 我的帳可是清了
我的心未免有些難過 海留陪笑說道 你莫非有點恨我嗎 解爾培
道 恨與不恨 此時也不必說了 但有一事奉求 我求你買湯姆去
將來要轉賣他 總要給我一個信 倘我不能贖 你必須給他檢個
好主 別叫他受罪纔好 海留道 你這話說的可笑 你把湯姆賣給
我 你準知道我是好人嗎 你既不知道我 又怎麼能知道 轉賣的
主 準是好人呢 解爾培嘆了一口氣說道 我是怕失信於你 所以
貨奴 這真叫作萬不得已 海留道 你焉知我將來轉賣出去 不是
萬不得已呢 話雖如此說 將來必盡心 給他找個好主 因為我的

生意興隆 全仗著上天保佑 也要有點良心 纔能對得住上天呢
解爾培見他這樣狡滑 如何肯信他的話 無奈事已至此 也只好隨
他去了 海留因爲天色已晚 訂於明日清早 來領湯姆與小海雷
叮嚀告別而去 解爾培回到臥房 一言不發 愛密柳正對著鏡子晚
妝 看見丈夫進來 忽然想起意里賽的話 就問解爾培道 將纔客
廳裏 來的是甚麼人 解爾培說 他名叫海留 愛密柳又問 他爲
何事來到我家 解爾培說 從前欠他的錢 如今要還帳 所以請他
來 愛密柳道 這真是欺人之談 你現在手中沒錢 你用甚麼還帳
這一句話 把箇解爾培問的 閉口無言 神氣甚是著慌 愛密柳
見他這樣神情 心裏又有那日意里賽的話 就把他作的事 猜個八
九成 就索性照直的問他道 這海留不是黑奴販子嗎 解爾培驚道
你何以知道 愛密柳說 前幾日我聽意里賽說 你要賣他兒子
我想你不是那樣人 斷不作那樣殘忍事 或是他聽錯了 今日我見
你這神氣 此事好像是眞的 倒底是怎麼件事 你千萬照實的告訴
我 不可隱瞞 解爾培見事不能瞞 就把怎麼拿奴抵帳 怎麼署券
一一述說明白 說罷 臉上甚是慚愧 愛密柳大驚道 怎麼湯姆你也

賣了呢 你既要賣 怎麼不商量呢 湯姆是個舊僕 小海雷是個獨
 子 何必單要賣此二人 解爾培道 非此兩人 他不出重價 愛密
 柳想了半天說道 我想這兩人 落在這個販子手裏 性命一定難保
 我今打算把衣服家具 全都賣了 脫此兩人之難如何 解爾培搖
 首道 此事我已署券 不能挽回了 愛密柳聽見這話 呆呆的思想
 了半晌 不由的哭起來 一面哭 一面罵海留 他夫婦二人只顧爭
 論 那裏知道 窗外有人偷聽 原來意里賽 將纜打聽明白 是海
 留來了 早已嚇得魂不附體 此時知道主人進來 就趕緊在窗外偷
 聽 直等他夫婦把話說完 纔悄悄的回去 回到房裏 色如死灰
 傷心要哭 眼裏反沒有淚 但覺有熱血包在眼眶裏 流不出來 痛
 得難忍 猛看見小海雷睡在牀上 心裏念道 可憐可憐 主人把你
 賣了 都不知覺 還是酣睡如雷 然你母必要拚死命救你 這時候
 意里賽早已打定主意 帶子逃走 拿筆寫了一封信 留給主母
 書內大意 是表白逃走的緣故 叩謝主母的恩德 寫完摺好 放在
 桌上 急忙收拾帶的衣物 輕輕喚起小海雷 小海雷擦著眼睛問道
 阿娘半夜往那裏去 意里賽搖手低聲道 莫嚷 外邊有強盜捉你

你別怕 同我逃在清淨地方 盜強就找不着了 說罷 拿起衣包
抱著小海雷 悄悄的開門出去 到了湯姆門前叩門 湯姆還未睡
開門見是意里賽 抱著小海雷 顏色憔悴 甚是驚訝 意里賽沒容
湯姆問話 就把偷聽的話 述說了一遍 並道販子天亮就來取人
我因爲捨不得兒子 就此逃走 你逃不逃呢 湯姆前日 亦有所聞
沒見真實 未敢深信 此時如夢方醒 只呆呆的站著 一言不發
克魯在一旁早已哭的狠慟 哭著向湯姆說 你何不一同逃走 免
得受罪 我給你收拾行李去 湯姆急攔住說 我不逃 回身又對意
里賽說 你愛子心切 就是逃走 也於理無礙 我若一逃 主人沒
錢還帳 必至傾家 我不忍得這麼辦 說罷 回頭看看三個兒子睡
在牀上 心中一慟 放聲大哭 意里賽此時也顧不得勸他 就說你
不逃也好 前日我丈夫說 他要逃往坎拿大去 也不知近日逃了沒
有 你若見了他 就說我們母子 也逃往坎拿大 日後見得著見不
著 此時不能料定 但是我這話 你要見了他 千萬別忘了 囑託
再四 夜色已深 就慌忙辭別了湯姆與克魯 上道去了 要知意里
賽去後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失小奴販客生疑慮 調劣馬慙僕設奇謀

話說意里賽夜間逃走 只有湯姆家中知道 此外並無人知 次日清早 解爾培夫婦 因要打發湯姆與小海雷走 心裏十分傷感 愛密柳見紅日東升 約計海留也快來了 事到如今 只好與意里賽說明 拉了三次喚鈴 並沒應聲 愛密柳心中納悶 恰巧有個小奴進來 名叫恩特 愛密柳命他去喚意里賽 一霎時 恩特跑回 喘吁吁 嚷道 這事真怪了 意里賽屋裏 櫃門大開 零碎物件 扔了一地 他母子卻不見了 解爾培大驚道 他已知道了嗎 逃跑了嗎 愛密柳喜笑顏開的說 果真能夠這麼辦 也不罔我可憐他一場 解爾培一時性急 大有夫妻反目的樣子 瞪著眼喝道 你怎麼說出話來 這樣悖謬 不替我想 把字據也寫了 押也畫了 如今來取人 告訴他逃跑了 這成甚麼話呢 站起身來 到各處搜尋 並沒有蹤影 正找之間 只見恩特手持一封信 交給主母 趕緊接過一看 正是意里賽的筆跡 問恩特從那裏來的 答道 在他屋裏桌上來 著 愛密柳把信看完 想他這等情景 可憐可慘 不由滴下淚來

衆奴見是意里賽留下的信 知他去遠 也就不去搜尋了 大家夥兒正在門前議論 抬頭望見海留 騎著馬來 衆奴候他下馬 就把意里賽母子逃走的事 老實對他說明 海留大爲詫異 臉上的神氣極醜 衆奴一旁暗笑 海留大怒 拿著馬鞭亂打 嚇得大家四下逃避 海留進門就對解爾培說 我聽說小奴被他娘拐跑了 這件事真怪 面帶怒容 沒有一點主客的禮 解爾培道 我妻在此 你怎麼這樣無禮 海留連忙謝罪 說我沒理會 恕我恕我 解爾培請海留屋裏坐 海留與愛密柳見禮畢 又對著解爾培說 你怎麼不加小心 叫這奴逃了呢 解爾培道 或有別的奴給他送信 也未可知 但此奴一逃 我心裏甚是不安 海留橫眉立目的說 我有點兒疑心 我想這件事 必有人主使他 不然作奴的沒有這麼大膽子 解爾培怒道 你這話未免無理 我們若叫他逃走 何如當初不賣 要說我的疏忽 誠然不錯 狐疑亂猜 虧負人心 我可就不講朋友面子了 海留聽他說得有理 自知失言 也就無話 解爾培又道 我打算借你的馬 再備上兩匹馬 一同追趕 此時天已不早 飯罷再作計較 愛密柳見海留這鄙俗的樣子 甚不可耐 不願相陪 悄悄躲避了

解爾培 還有一奴 名叫珊瑚 人很頑疲 辦事卻伶俐 主客喫飯的時候 恩特出來 對著珊瑚說 主人命你備兩匹馬 珊瑚問要馬何用 恩特道 你不知意里賽母子跑了嗎 主人命你我跟隨海留一同追趕 珊瑚笑著說 今日主人也用著我了嗎 既是如此 必要把他們母子追回來 纔見我的本事 恩特努著嘴說 主母的意思可不願追回他來 珊瑚問怎麼見得呢 答道 昨天我聽主母主人說的話 就聽出來了 珊瑚思忖了半天道 是了 我明白了 主母平日就偏愛意里賽 今日遇見這個逆事 自然更要格外體諒他 恩特連說 那是不錯的 那是不錯的 你趕緊備馬去罷 主母還有話對你說呢 珊瑚點頭會意 自去備馬 原來珊瑚這個人 極是爭強好勝 平素看著湯姆等 得主人寵愛 十分羨慕 今日得了這個差 必要想個法子 討主母的喜歡 心中忽生一計 就找了一個大蕨莉 打算放在海留馬的鞍子底下 等他上馬 馬必迸跳 等待捧下他來 好多耽誤工夫 容意里賽母子逃走 無奈這個馬極劣 見生人就踢 珊瑚拿些草料 慢慢的哄著他 暗把蕨莉 放在鞍底下 放妥後 四下裏張望 正看見主母走來 問道 你怎麼這半天 還沒收

拾完啊 圃畝道 哎哟天爺啊 要備兩個馬 怎麼不得耽誤工夫呢
愛密柳道 我從前說過你 不要開口就呼天 怎麼永不改呢 圃
畝笑道 主母時常教訓 我總愛忘 天爺要保佑我 就不叫我犯這
個病了 愛密柳道 你又呼天了 圃畝驚道 我說來著嗎 天爺在
上 必知道我是無心的 愛密柳見他毛病太深 只好不來管他 另
對他說 主人叫你追意里賽 要小心用我馬 馬有病 不能快跑
圃畝笑著答道 我明自主母的意思 請您放心 說罷拉馬出去 對
恩特說 客的馬很劣 你要躲遠些 又到恩特耳邊 唧呱了半天
說完了 兩人大笑 等一時 海留解爾培 一同出來 海留喝的醺
醺帶醉 分咐二奴道 快走罷 天不早了 海留搬鞍上馬 左脚剛
要跨鎧 那馬縱身大跳 把他摔了一丈多遠 馬就一溜煙兒是的跑
了 後頭兩馬 也跟著就跑 街上許多小孩 樂的拍掌 遠遠看見
海留的馬 跑到一個樹林裏 方纔站住 追的人趕到 馬見人來
跳了兩跳 又跑下去了 海留急的蹶脚槌胸 直嚷直鬧 解爾培叫
人 繞到馬前頭遮攔 愛密柳只是微笑 直到晌午 圃畝等纔把馬
拉回來 圃畝誇道 今天沒有我 馬就跑遠了 海留埋怨道 你要

會調馬 他還不跑呢 珊畝道 哎喲天爺啊 我爲這個馬 累了一
身汗 你還怪我哪 海留也不理他 只說咱們趕緊走罷 珊畝有意
耽悞工夫 一定要歇息歇息 說你的馬也乏了 我們的馬又無能耐
總得喘喘氣再走 並且我肚子裏很餓 必須吃點東西 纔能跟你走
呢 意里賽一個婦人 帶著孩子 走得必慢 再晚一點 也追得上
何必這麼急呢 愛密柳聽見珊畝的話 心中甚喜 就請海留用午飯
說珊畝的話不錯 飯罷再去 也不算晚 海留關著愛密柳的面子
也不好十分推辭 只得與解爾培等 一同進來 珊畝拉著馬 對
恩特說 你看海留那凶惡的樣子 恨不能要吃人 可是我的計策
他斷斷猜不著 說罷甚得意 要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候渡船店
 中小魁
 避追騎冰
 上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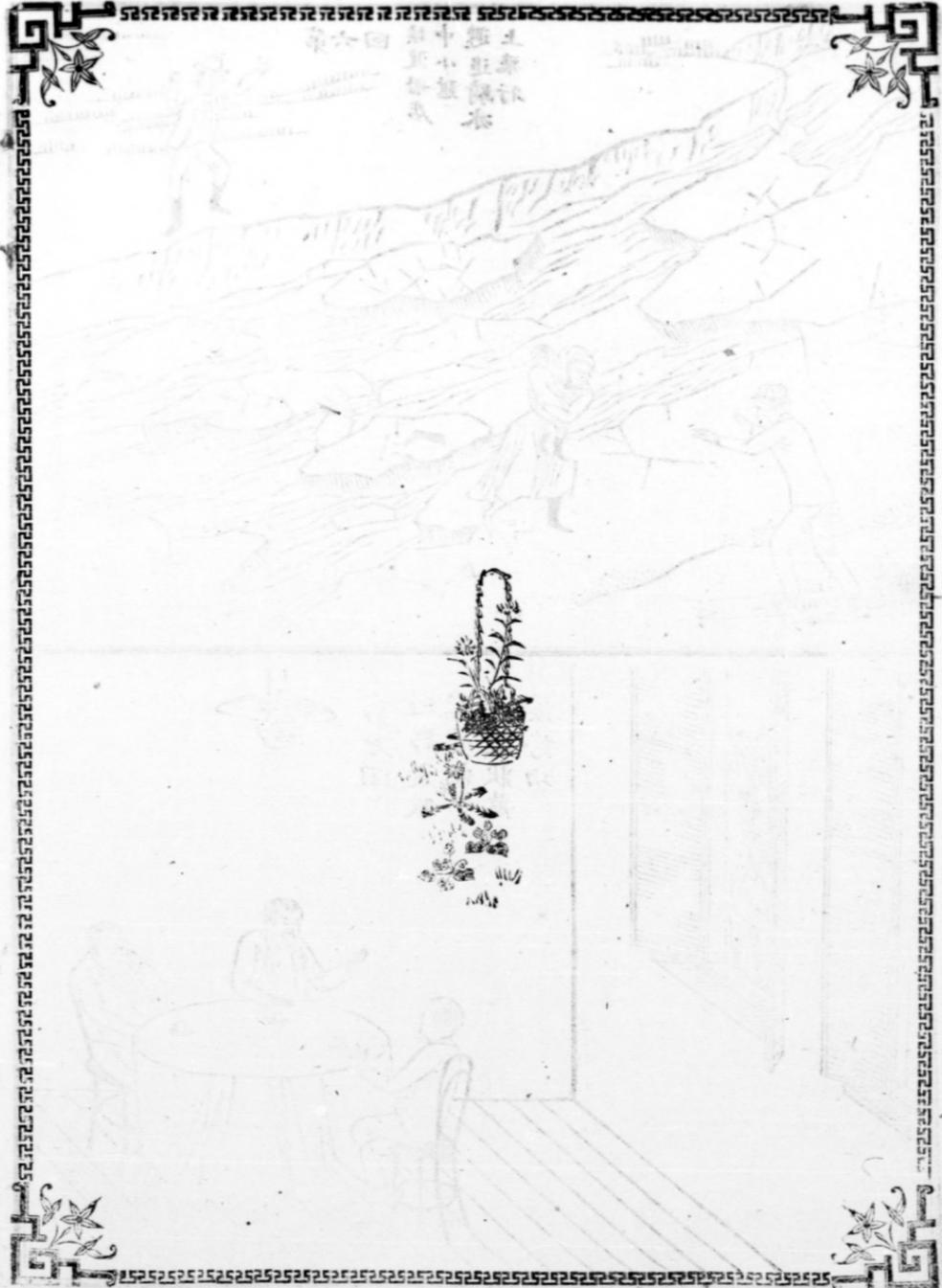
黑奴傳
 第六回圖

第七回
 過夥友販
 客受制
 迷逃狀態
 僕誇功



第七回圖

又與
雅莊
中
小
第
其
各
其
六
回



第六回

候渡船店中小憩 避追騎冰上飛行

話說珊畝用計 弄驚了海留的馬 不過打算耽誤工夫 免得趕上意里賽 好討主母的喜歡 愛密柳果然將計就計 請海留喫飯 海留不知此中詭計 心裏雖然著急 卻又不好過於暴躁 這也是意里賽運氣好 該當逃走 所以纔有這樣救星 這且不提 且說意里賽自別了湯姆上路 路徑也不認識 又是黑夜之間 一路甚是難行 逃命的心盛 一概都不理會 身上背著五歲的孩子 不知從那裏來的氣力 走的飛快 一面走 一面心裏禱告蒼天 此時意里賽心裏只求保佑兒子逃生 自己性命 並未想到 海雷年紀太小 黑夜走路 未免有些害怕 兩眼不住的張望 可是困的實在難受 問他母親說 我睡睡不要緊罷 他母說 要睡只管睡 有我在 沒人敢來捉你 海雷聽見這話 挨在娘身 便坦坦然的睡去 走不多時 東方已經發亮 來到的地方 全是未走過的路徑 沒多時 路上車馬來往 漸漸熱鬧起來 意里賽有些膽怯 就把小海雷喚醒 放在平地 將自己衣服 和小海雷的衣服 整理整理 從衣包裹 取些

乾糧 給小海雷喫 小海雷喫完了叫渴 正好前面有一條河 走到河邊 母子坐在石磯上 飲些河水 海雷請母親也喫些再走 意里賽一肚子虛火 口裏只是乾渴 那能喫的下東西去 對著小海雷說 此時還不餓 我必須過了倭海倭河 纔能放心 等到那時候 自然想喫東西了 意里賽心中的苦處 豈能向這五歲孩子言明 說這幾句話 不由的眼眶發酸 險些兒沒有落淚 其實自己並不認識路 聽人說過 要到坎拿大 須過倭海倭河 河那邊的地方 便不歸美國所管 追趕逃奴的 不敢過此界限一步 所以說過了倭海倭河 纔能平安 說話之間 時已向午 走到一個村鎮地方 自想逃出已遠 追趕的人 一時也尋不到 又買了些食物 儘著海雷喫飽 歇息片時 趲程前進 走到夕陽西轉 天色黃昏 前面果有一條大河 問了問地名 正是倭海倭河 心中暗喜 急走到河邊一望 怎奈河面寬大 水流甚急 帶著許多冰稜 橫沖斜刷 滔滔不絕 並無一隻渡船 心中大喫一驚 沿著河邊 走了很遠 纔望見前面村莊 急忘奔到那裏 看看河面稍窄 只是冰稜更多 大小冰塊 竟把河身塞滿 仍然無船可渡 無可奈何 回身走到村裏 經過一個店

門口 店主人正在那裏作飯 意里賽上前問道 借光借光 今日有渡船沒有 天色雖晚 我們一定要過河的 店主人道 現在冰稜未化 怎麼能發行船 這村年年如此 你不是本地人罷 意里賽聞聽這話 顏色改變 一語不發 店主人見他神色 甚是詫異 因問道 你有甚麼忙事 必要今日渡河呢 意里賽見問 就順口支吾了幾句 說我還有一個兒子 在河那邊住 昨晚有人給我送信 知道他病的很重 所以一定要過河 店主人想了想說 前村雖有一個擺渡口 此時天色已晚 恐怕也沒有船 你在我店裏等等 打發人替你問問去 遂叫他的夥計 前去打聽 再說小海雷沒走過路 有時娘抱著 也有時自己走 鬧了一天 困乏的了不得 店主人喜行方便 對意里賽說 裏邊有牀 叫他睡一睡再走罷 意里賽心痛兒子 正想要他歇歇 便不推讓 自己坐在牀前 也有些困倦了 忽然想到 萬一不能過河 仇人趕到 仍是不能逃脫 這便怎生是好 此一段書 是他母子逃出後的光景 且按下不提 回說海留用完午飯 看了看表 已是兩點多鐘 急忙出來上馬 向著珊畝等說 咱們可直奔倭海倭河 珊畝道 往倭海倭河去 有兩條路 一大路 一

小路 不知先生要從那邊走 我想小路荒僻 意里賽決不敢走 海
 留道 你不要騷我 小路清靜 沒人盤問 容易逃脫 他必定走小
 路 珊瑚不再答言 海留就辭別了解爾培 順着小路追趕 在路上
 問珊瑚道 咱們得走幾點鐘 可到河邊 珊瑚說 路不甚遠 一會
 兒就到了 一面說 一面對着恩特使眼色 恩特剛要發笑 珊瑚怕
 海留看破 板着面孔 對海留說 這條路 岔道兒很多 我不甚認
 識 走錯了 先生休怪 說罷拍馬就跑 恩特會意 在後緊跟 海
 留未曾留神 馬最戀羣 猛然一縱 幾乎跌下 抱着鞍橋大嚷道
 不要跑了 我要跌下來了 珊瑚騙海留說 前山山坡上 彷彿有一
 婦人 領著孩子 轉眼就不見了 海留東張西望 但見四面皆山
 無路可進 二人埋怨海留道 早知這裏兒岔路多 先生定要走小路
 如今走錯了 還得折回去 豈不更就誤時候嗎 一面嘟囔 一面
 撥馬回頭 再奔大路 走了多時 天色已晚 正是無巧不成書 意
 里賽這一耽擱 他們也趕到了 母子在店裏候信 等的心焦 意里
 賽出店盼望 珊瑚眼快 早已遠遠的望見 便大聲嚷道 我的帽子吊了
 意思里賽聽得聲音耳熟 趕緊躲進店去 嚇得渾身亂顫 抱起小海雷跑

出店門 直奔河邊 早被海留看見 這狠賊 翻身下馬 如同餓虎
一般 張牙舞爪 恨不得一口咬住 意里賽捨命飛奔 只能前進 不
能後退 大嚷一聲 躍在冰稜上面 連竄帶迸 跳到河心 海留此
時 業已趕到 瞪著圓眼 張著大嘴 不住的叫怪 看官們想想
劉備躍潭溪 還騎著一匹的盧馬 意里賽過河 既無馬匹 又多著
一個累贅小海雷 常言說 前有大河 後有猛虎 生死關頭 只爭
這一步了 閒話少說 恰好對岸 站著一人 看見這情形 也不問是
誰 忙招呼他過來 扶了上岸 意里賽定了定神 再看自己走的冰
稜 隱隱一條血痕 纔知道脚已被冰札破 並不覺痛 再看扶他的
人 原來是解爾培的街坊 名叫雪姆 雪姆並不認識意里賽 因問
道 你是何人 因何至此 意里賽把來歷一一說明 求他救人救到
底 找個機密地方藏身 雪姆指著前面一座高樓說 那家是個善人
你向他家去 必能容留 意里賽謝過雪姆 依言前往 要知那家
是誰 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遇夥友販客受制 逆逃狀態僕誇功

話說意里賽渡河逃走 海留站在河岸 只是發呆 心想這樣冰稜
我們騎著馬 也不敢渡 這個女子 竟敢飛奔而過 真是奇事 正
思想間 珊畝在旁多嘴 說意里賽已經逃了 先生在此發呆 有甚
麼益處 說罷大笑 海留怒道 你笑甚麼 珊畝說 我笑的是蒼天
保佑先生 海留聽見這話更怒 就舉起馬鞭要打 珊畝趕緊跑開
上了馬對海留說 先生在這裏 我們回去了 說罷仍是狂笑不止
海留雖怒 卻也無可如何 他等走後 海留見天色已黑 就回到村
鎮店裏 找一個乾淨屋子歇下 一個人悶坐 天良發現 思想天下
的事 真是不由人算 爲一個小海雷 費這麼大事 還是沒得到手
這也不必強求了 正思想間 忽聽院中人聲雜亂 卸鞍拉馬 熱
鬧非常 知是又有客來 再一細聽 聲音狠熟 出得房門 只見那
客人滿臉灰塵 身體肥胖 正是自己的同行 名叫盞姆 又一人骨
瘦如柴 兩眼如賊 滴溜滴溜的看人 就像貓捉耗子一般 自己卻
不認得他 海留招呼盞姆 開口道 你從那裏來 你來的好極了

請過來談談。我有一事相求。盪姆亦招呼道：「一見我面，就這樣歡喜。有甚麼好事商量呀？」海留問那人是誰。盪姆引來相見。說這是我的同伴，也是販奴爲業的，名叫馬概。引他與海留相見。海留讓二人進屋坐下，就把怎麼買小海雷，意里賽怎麼攜子逃走，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馬概道：「取人家孩子，他的母是斷不肯捨的。從前我買一個女奴，也帶著一個孩子。這孩子又肌瘦又多病，我看著沒甚麼利，想拿他換酒喝。那女奴一定不鬆手，回想他那跳鬧的神氣，很是可笑。」盪姆道：「你們二人全不善處奴，我買女奴，凡帶孩子的，我把拳頭放在女奴鼻子上，對他說：『你要不給我孩子，我立刻打破你的鼻子。』那女奴一害怕，沒有不把孩子給我的。」說罷，甚覺得意。馬概連聲稱妙。海留此時天良發見，聽見這話，不以為然。皺著眉道：「你這法子雖好，就是太很毒了。從今以往，我想待奴寬一點，死後可免些罪孽。」盪姆搖頭道：「你這話我甚不愛聽。臉上帶有怒色。」海留接道：「我說的是好話，聽不聽在你，何必動怒。二人爭論不已。」馬概從旁解勸，你二人不必爭論了。兄弟們路上相遇，莫被店家笑話。方纔海兄說的那事，還沒有細談。母子兩奴

可是一同買的嗎 海留道 小奴是我買的 女奴不屬我 馬概問那女奴相貌如何 海留說狠好 又白皙又聰明 他聽見這話 不由得口眼亂動 恨不能立刻到手 對盪姆說 這件事情 我們必要替海兄出力 捉得他母子 把小奴還給海兄 我們把女奴賣在南省 豈不可發一注大財 盪姆聽說可以發財 用手把桌子一拍說 你這話不錯 我必要替你辦去 海留道 事辦成了 大家都可以得利 盪姆道 我們替你捉得小海雷 你已經得了便宜 那意里賽 是我們二人的利 與你無干 你要是講情講理的 我們把小奴給你 要是心眼不公道 妄想分我們的財 我們連那小奴都不給了 海留聽見這話 心中無主 忙說道 將纔我說大家分利 不過一句戲言 不要認真 只要我得了小海雷 我就心滿意足 意里賽是你們的美貨 我自不問 盪姆道 話雖如此 人心難測 再者破工夫找這個奴也不能赤手空拳的去 你要叫我們找奴 必須先給五十塊錢盤費 海留道 捉得小海雷 我自重謝 不便先付錢 盪姆道 我們倘或捉不住呢 白白賠辛苦還不說 盤費出在誰身上 回過頭來對馬概說 你道這話有理沒理 馬概點了點頭 海留一心想得小海

雷也只得應允。盪姆又道：「我打算今夜有船，就渡過河去。」馬概道：「現在河裏有許多冰稜，夜渡豈不冒險？」盪姆道：「我也知道是冒險，然事不宜遲。」馬概道：「你看天起黑雲，恐怕有風，依我說，今夜不必過河了。」盪姆道：「你遇事總是這樣鬆懈，所以辦事往往不成。」說罷起身出去。少時回來說：「船已經來了，我們趕緊去罷。」三人商訂妥當，海留拿出五十塊錢，交給盪姆，盪姆同馬概上船去了。海留在店安歇，暫且不提。且說珊畝同恩特騎著馬回來，一路上說說笑笑，甚是喜歡，不多時，已到家門。愛密柳在家裏，聽見馬鈴聲響，就猜著是珊畝等回來，出門一看，果然不錯，迎著問道：「海留那裏去了？」珊畝道：「海留累了，想是歇在店裏。」連忙就問意里賽。珊畝道：「意里賽已經渡過河，他母子有了命了。」愛密柳道：「你不要說瞎話瞞哄我，總要實說。」珊畝將要呼天，急又改口說：「我的主母呀，他們母子實是有了命了。」解爾培叫珊畝等進來，詳細問道：「你們在甚麼地方，遇見意里賽？」珊畝道：「在河邊村鎮店裏。」又問意里賽怎麼過的河，珊畝就把詳細情形說了一遍。解爾培搖著頭道：「冰塊上怎麼能走，這話我總不深信。」珊畝道：「小的不敢說一句。」

瞎話 主人日後見了海留 自有確實的對證 解爾培方信這話不假
甚是納罕 愛密柳聽見這一番話 又是喜歡 又是害怕 又是憐
憫 心裏說不出來 是怎麼個光景 只覺得渾身發抖 手脚冰涼
口裏不住的呼天 珊瑚又自誇了一遍 怎樣滯扭海留 怎樣耍戲海
留 眉飛色舞 甚是得意 又說凡事都有天 今早我弄驚了馬 就
誤半天工夫 趕到上路之後 又就誤半天工夫 這都有點天意 絮
絮叨叨 自己也不覺着重複 解爾培聽見這話 很不高興 並不是
怨他放走意里賽 恐怕小人難養 將來以此居功 不易管教 也不
可不防 因喝道 以後不許調弄貴客 珊瑚道 當奴的不敢調弄貴
客 可是海留當不起貴客二字 愛密柳怕珊瑚惹惱主人 趕緊叫他
出去了 要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京外各埠派售本報處◎

北京

廠西門有正書局
廠甸文明公社
東安門萬茹書莊

南京

明達書莊
東來書莊

保定

隆福寺聚珍堂
打磨廠西山堂
天華牌樓售報處

常州

中外報分館
無錫務實學堂

天津

福興潤信局
鄉祠南李茂林
北馬路官書局
府署東紫氣堂
同文仁記
鍋店街文美齋

杭州

申昌書室
務本女塾
三橋址總報處
兩浙采辦書報處
華瀛公社

山東

津準各書坊
后宰門文美齋
小布政司街有容堂
又化劫堂

揚州

馬王廟背書報處
百花洲廣智書莊

福州

九彩園林先生
組糖井徐宅

山西

四隅頭福蘭堂
離縣實雅堂
藩署清源局
晉報館
潞文官書局

廈門

桂王橋圖書局
學道街二西山房
少年學社

重慶

廣益書局
文明書室

開封

蘇店街秀文齋
徐府街正大和信局

衛輝

西大街李公館

陝西

太陽廟門高公館

廣州

象牙巷彭公館

汕頭

日報館
今學書局

奉天

大北門蘭茂厚
同慶報局

錦州

各報分館

(天津宮南同文仁記廣告)

本局專辦各色南紙箋筒帖套
 李鼎和貝松泉周虎臣毛春塘
 各種湖筆自置各種水筆輕膠
 徽墨端歛廣硯赤金描金貢箋
 對料喜壽圍屏黃綾奏摺泥金
 顏料八寶印泥揭裱名人字畫
 綾綾綾錦加細歌絹蘇杭雅扇
 日規羅盤刻磁茶壺茶碗等件
 各種文玩自置木板經史子集
 石印各種新譯諸書萬國政治
 史記富國強兵興商利民及格
 致化學天文地理中外輿地新
 圖英法德日各文蒙學各書并
 自印訓蒙捷徑史鑑節要精校
 本四書熙朝紀政代售廿四史
 股票每票三十六元者獻類微
 股票每股二十四元并各種鉛
 筆洋墨洋紙等物兼售啓蒙報
 館各書無不具備一概批發價
 目格外從廉如蒙士商賜顧者
 請到直隸天津天后宮南襪子
 胡同中間路北便是本號謹啓

本報定價劃
 一不貳俱售
 大銀圓槩不
 收小銀圓現
 銀照當日市
 價核算此白

三等郵便物

光緒二十九年三月晦日發行

